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詩

七言律詩七十三首

時序四十首

小至

人日

穀日

丁卯小至

戊辰生日

臘日

九日繁臺二首

巳巳守歲

辛未元夕雪後

初度懷玉山有感

盱江小至

九日衙齋對酒偶作

南康元夕

楚山九日太華君同登

登高以雨留山寺

乙亥元日東臺省何邊二使君邊病臥久

乙亥元夕憶舊東邊子臥病不會

丙子冬至

丙子生日荅田生

除夕寫懷呈毛使君

元夕宴王孫弟

丁丑除夕

戊寅立春庭前桃樹首二戊寅元日

小至喜康狀元弟河路過齋其兄書見示

九月七日夜集

冬至前一日雪集

己卯立春

庚辰元日

元夕

立春前一日雪柬黃子

辛巳立春

辛巳元日

辛巳生日

辛巳除夕遇立春

壬午元日

癸未除夕

丙戌九日

雜詩一十八首

九日浦江王水亭共泛二首

憶西南陂九日之泛 再約陂泛屬風雨阻

九月晦日西陂再泛二首

辛巳九日田子要東陂之遊雨弗克赴三首

無事

東園夏集

霖雨洶湧城市簿笈而行我廬高塏尚苦崩

塌何況黃子住居秋隘詩以問之

正月望日繁臺寺集 夏日余園

田居喜雨 秋遲

獨上 臺寺夏日

懷古九首

于少保廟 朱遷鎮

春日謁三皇廟 吹臺春日古懷

自關西回展外舅大夫之墓用前韻

冬日象山書院 象山書院同友

狄梁公寧州有廟 靈武臺

排律六首

閏九月繁臺酬寄常鄧州前御史兄

酬何子冬日懷西峰見寄

道逢羆豹鷹拘進貢十韻

送胡主事犒廣西軍便道來陽迎母二十韻

七夕邊馬二憲使許過繁臺別業不成輒用

七字句述我志懷二十韻

五日蔡河廢津汎集

時序四十首

小至

連年至日多暄暖不似今年暖更饒脉脉水泉元自
動微微雲物向人遙即防臘意傳梅蘂更遣風光媚

柳條便可抽身解簪組且謀春事伴漁樵

人日

翠篠娟娟暖不遲含風雪壁迥多姿烟霞弄色不忍
見梅柳爭春能幾時返照高樓橫欲歛宿雲孤樹靜
難移自傷消渴淹朱紱不拜金花到玉墀

穀日

人日穀日俱不惡悠悠天意豈難明得時田畝休空
喜少雪螟蝗恐旋生陶令柳陰元傍宅邵平瓜地故
依城載歌行路思農隱未信青山亦世情

丁卯小至

一冬爲客負簷暄至日同雲客思繁迺氣柳梅渾欲

動再開桃李更何言飛沙霧竹催寒景落日鄉關切
斷猿獨上高臺眺雲物不堪清淚洒中原

戊辰生日

生還淹跡倚荒廬懶散經秋賦索居雙淚弟兄揮酒
日寸心開隴望鄉餘臘晴柳日輝輝動春逼冰河滾
滾虛三十七年吾底事彈歌不爲食無魚

臘日

夷梁臘日春意動物色生態誰能禁歸烟霏霏捎竹
勁融雪細細生苔深腐儒奔走竟何事鄉土棲遲多
苦心便欲乘閑買越舸青春筮興好南尋

九日繁臺二首

窮秋避地兼逢節。曠野無山且上臺。江漢鴈驚番北
斗。太行河斷却東來。羈栖嘆世深難醉。病起思鄉老
易催。閏月有期還。筮興菊花晚。暮莫愁開
禹廟。登高人盡迴。儒宮下馬盡殘杯。奔陳孔甲元孤
憤去。趙虞卿且未衰。高葉下風還抱石。片雲拖雨故
臨臺。酒闌却憶十年事。半醉呼鷹向此來。

巳巳守歲

窮年豈辦椒花頌。守歲真貪竹葉杯。天下風塵難即
料。夜中星斗直須迴。傷心蜀漢新戎馬。觸目中原半
草萊。飲罷空庭聊獨立。五更春角動城哀。

辛未元夕雪後

干戈西北塵雖靜。寇盜東南檄尚飛。嘆世酒杯難自
強。競時燈火况多違。春偷草閣梅初放。雪舞堤城柳
年歸。三白農人懽荷芒。萬年天子願垂衣。

初度懷玉山有感

年今四十身千里。生日登臨寓此中。憂國未收南望
淚。思家猶阻北來鴻。寒冬白霧峰巒隱。車馬深山道
路通。學海久傷青鬢改。振衣真愧玉巖風。

盱江小至

建昌冬至益王宮。劔珮趨朝禮半同。萬里龍顏貪想
像。十年霜鬢歛西東。臘偷江嶠梅先泄。春逼關河鴈
已通。雲物不遮鄉國目。麻姑今擬暫停驄。

九日衙齋對酒偶作

故鄉叢菊嘆離居
客邸秋梅葉且舒
四海重陽三滯
洒兩河歸鴈幾傳書
拂衣欲就淵明里
短髮猶驅孟博車
意遠遲回聊復酌
浮雲北望佇踟蹰

南康元夕

發春南地比同寒
旅宿張燈雪氣殘
三晉樓臺遠夜
月五湖鷗鷺伴風湍
真防柳色侵梅色
莫道蟬冠勝
鷓冠匣劍衝星愁
易泄倚筇還向斗牛看

楚山九日太華君同登

登高此日吾惟汝
把酒他時意菊吐
百劇江山聊自
放菊深風雨為誰遲
謾松石
陽王
遣將歸學

采悲轉眼千戈西北異
楚雲回首任支離

登高以雨留山寺

鐘鼓高城夜到山
醉留真愛石堂間
傍龕燈伴吟猿
宿度澗風吹急雨
還來笑菊花
供老髮臥愁雲霧滿
人寰朝晴更擬諸峰賞
萬仞丹梯合共攀

乙亥元日東臺省何邊二使君邊病臥久

烟和日翠且重樓
洶洶綺羅悲此州
碧草可容漳浦
臥官梅真憶廣陵遊
來鴻去燕催今昔
柏葉薇花阻
但酬興發春山能約往
冰開仙楫擬乘流

乙亥元夕憶舊東邊子臥病不會

憶昔金錢並卜歡
稱心燈火獨長安
鑪香欲散尚書

省環珮先歸太乙壇十載酒杯誼五夜九衢遊馬闕
千官蓬將轉合今同此月滿梁園却自看邊舊太常
故曰太乙壇

丙子冬至

奉天門下玉闌橋此日催班早侍朝古史奏雲懽萬
國太官傳宴散層霄苑梅迎律春先動宮柳臨風色
欲搖一出忽今驚十載百年勲業有漁樵

丙子生日荅田生

當時結客少年場走馬看花紫陌香三黜偶然齊柳
惠兩朝奚但有馮唐壽杯今夕余同醉獻賦開春爾
一方京國逢人問衰健爲言吾髮已蒼蒼

除夕寫懷呈毛使君

書日淒淒風色嚴晚登雲閣漫開簾山河不逐年華
改天地空悲老髮添隨俗香燈消獨夜近人星斗下
虛簷微吟暗憶乘驄使綵筆迎春幾自拈

元夕宴王孫第

向夕虛廊風自驚敞筵華月坐留情琴樓合與衣冠
客鏗榭遙聞歌吹聲吟劇晚梅聊索笑醉移寒竹互
尋盟九衢遮莫催車馬願倒王孫百壺清

丁丑除夕

明朝行年四十七默憶宦游年盛時帝京守歲朋輩
集除夜開堂殺酒隨綵筆迎春誰競長白頭懷舊獨
含悲乘陽莫謂渾無事冰泮黃河起釣絲

戊寅立春庭前桃樹二首

冬殘月閏豫看春暖氣晴陽應節新老大徒懷炙背
獻艱危竊慮轉蓬身下除飢鵲爭噓雪出穴微峰特
傍人獨立桃叢憶桃日武陵今有泛花津
春日題春試彩毫高門傳菜玉盤高乍看旭日輝山
檻不分時風向砌桃虎豹雲移思霧雨魚龍水動遲
雷濤物情且共天流轉人世誰曾免二毛

戊寅元日

閏臘逢元晷自長乍晴暄日趨年芳當階雪浥桃枝
透隔戶風傳竹氣香籠內乾坤吾獨放鏡中勲業髮
先蒼北游春色隨龍輦生意何山即萬方

小至喜康狀元弟河路過齋其兄書見示

侵曉書雲雲四生向昏濛雨散孤城敲門怪爾關西
使匹馬緣誰淮上行扳柳弄梅今日事望鄉懷友百
年情傳言且共陽回喜天意分明欲太平

九月七日夜集

此夜邀賓過草堂實因佳節重壺觴時侵叵柰鏜前
菊老去誰拋鏡裏霜草暗微寒催蟋蟀雲開片月下
滄浪明朝好趁登高伴木落天空望帝鄉

冬至前一日雪集

遽看風雪催長至旋具盤飧款近賓片片窺簾如避
酒霏霏點袂却隨人臺寒預發書雲興梅動猶潛隔

夜春醉裏白頭堪北望陽回黃屋且西巡

巳卯立春

律窮寒極有今日斗轉天迴還此春雪擁竹根旋自
濕風來人面霎堪親曾游舟楫思南國未返旌旗望
北辰漫惜物華番覆盞幾揮生菜欲沾申

庚辰元日

今日何日陰霏霏看之不見濡人衣層冰滿眼抵突
兀白日何處能光輝單于祭馬春欲動漢皇射蛟南
未歸傳到揚州好花月鳳簫應伴五雲飛

元夕

千年爛熳熬山地少小看燈忽一丰兵後忍聞新樂

臘月前真愧舊宮袍南州樓閣烟花起北極風雲嶂
塞高悵望碧天聊獨立夜闌車馬尚滔滔

立春前一日雪東黃子

春前白雪紛紛至落地欲消還未消明日立春應五
出晚來微月尚爭飄梅花故傍袁安室柳色潛回鄭
祭橋聞道郢人能妙曲曲成吾品亦鸞簫

辛巳立春

冬晴轉覺冰霜厲日散俄還海嶽春綵勝恩光曾侍
帝萊盤風俗謾隨人雪融樓閣沾沾箔烟動松筠裊
裊新人壽幾何吾半百到唇杯酒莫辭頻

辛巳元日

倏忽吾生五十春兩朝遺佚太平身望鄉心逐關雲
起懷國情將汴柳新自信右軍非墨客王右軍五誰
言高適是詩人適年五南征昨報龍旗返佇想高呼
動紫宸

辛巳生日

吾今五十頭半霜大兒已壯孫已長力田頗自識草
木出門每與憂豺狼風晴野冰白晶晶臘近山日寒
蒼蒼但能草澤射猛虎豈須熊館誇長楊

辛巳除夕遇立春

改元明日初開曆除夕今年暗入春天地漸分三極
色行藏已半百年身和烟迤迤梅應劇滴露蕭蕭竹

未勻喧歲不知宵遽曙北雲何處望楓宸

壬午元日

元年元日光華異青帝青陽左个開北斗不將天地
轉春風那使萬方回蛟龍窟宅寒猶閉鴻鴈雲霄暖
自來迴首玉顏慚大藥許身元擬是仙胎

癸未除夕

連冰累雪欺年暮除歲嚴風放夜晴挂斗拖星猶凍
色。趙鐘催鼓遞春聲喧城車馬朝元客戰野旌旂禦
寇兵人事物華應遂轉燭堂深坐獨含情

丙戌九日

百年佳節今風雨數日東籬已菊蕊老髮不綠吹帽

短濕枝何事向尊斜紛披九徑憐揚子潦倒三杯笑
孟嘉欲補登高望晴色晚來紅氣有雲霞

雜詩一十八首

九日浦江玉水亭共泛二首

長蘆古陂城一偏樓臺波水秋相鮮紫萸黃菊有今
日翠管銀箏須此筵微風改席徐回纜落日留賓更
進船漫說龍山能落帽何如李郭其登仙
君王別館湖中央菊日浮游錦纜香貪把深杯向蘆
葦錯教橫吹驚鴛鴦車徒雜沓四岍合殿閣河沿一
水長萬古有人還此地它年吾輩是重陽

憶西州陂九日之泛

一游水亭心自牽沙色湖風常眼前蕩搖每疑菊在
把出發似有鷗隨船冥冥浦溆幾落日蒼蒼蕪葭時
遠天頻來此地亦可借恨無好詩酬紫烟

再約陂泛屬風雨阻

自游此陂秋每晴再約寧知風夜驚紛披已詫黃葦
亂吞吐能禁白浪生朝來霧雨細細動時有鴻鴈嘈
嘈鳴但問舟航今好在無愁天地無開明

九月晦日西南陂再泛二首

水國窮秋霽更寒渚宮重宴菊猶殘閒身欲住張融
炯短髮羞歌杜甫冠日映樓臺天上過風恬魚鳥鏡
中看綠池莫戀團團竹即擬枚乘賦不難

水上冬初多白雲沙間烟滿白鷗群經添雨雪湖非
減刈盡蕪葭路轉分當岬女牆晴倒出傍船木葉醉
偏聞迴途恐觸蛟龍螫莫遣鳴笳徹暮曛

辛巳九日田子要東陂之遊雨弗克赴三首

今秋霖雨何連綿佳日阻放東陂船衰年實怯白頭
浪朋游忍負黃花天城陰來往戲羣鷺寺門從橫鳴
亂泉間看靜聽誰其汝浙瀝晚暝松林烟
昨來晴立寺南丘城水湖雲向客流夕陽欲低鐘磬
閣隔岬忽聞簫鼓舟動興軌檣真爲節阻人風雨故
禁秋當籬葢菊披披艷獨嗅孤吟迥自愁
衝泥杜甫吟愁雨落帽秦軍醉倚風雲水無綠雙放

舸蕪葭何意獨鳴鴻清沙錦纜相期地白首黃花轉
望中借問臨高把杯酒幾層湖閣坐秋空

無事

無事日長春但眠水昏野暗風常顛繁葩亂葢眼欲
盡乳燕啼鶯心自憐匣中幸猶有雙劍杖頭柰可無
百錢人生幾何忽已老激昂淚下如流泉

東園夏集

水館風林夏日宜野天晴色曠襟期舊馴麋鹿呦呦
切新集鳧鷺泛泛遲穿徑獨蜂猶覓葢倚牆餘杏漫
留枝蟬鳴鳥亂從渠暮把酒看雲是我時

霖雨洶湧城市簿笈而行我廬高塏尚苦崩

李空同全集卷三十三
場何況黃子住居秋隘詩以問之

前日頻雨無完牆今番如注誰禁當田廬城屋盡漂
沒驕雲驚霧遠飛楊怕飢烏鴉只自噪滿意蒿藿如
人長辭宅頗怪晏嬰子亦居何必青泥坊晏子宅近市秋隘景
公徒之晏子不從杜詩飯煮青泥坊底尊

正月望日繁臺寺集

臘凍雲黃海岳愁春青日白快吾游陰坡氣觸娟娟
雪暖澤水分細細流晨起探梅穿野寺晚來移席傍
鐘樓無端四望風烟起燈火煌煌滿汴州

夏日余園

夏日深林喧乳鴉名園游客散平沙百年事業真杯

酒四海朝廷正一家隊隊自來循檻蝶番番相學後
春花黃雲薄暮休驚眼白首吾生信有涯

田居喜雨

有田憂水復憂乾一雨農心得暫寬從此荷鋤添野
事向來垂釣省風湍臺林澤草俱圓熊急響微沾並
作寒薄暮斷虹收霹靂曠原西日倚筇看

秋遲

秋遲月閨菊無花景短天昏日易斜山峻幾時藏虎
豹海枯他日見龍蛇行藏且付杯中物潦倒新添鏡
裏華盜賊關南今定否暮雲哀角起三巴

獨上

獨上高樓生夕烟。帝畿冬望轉凄然。西山雨雪留殘景。北海風塵接暮天。只爲浮名傷遠道。况逢寒日下長川。江梅岬柳年年發。菊徑茅堂亦可憐。

臺寺夏日

古臺高並鬱岩。堯斷塔稜罾鎖寂寥。積雪洞門常慘慘。熱天松柏轉蕭蕭。雲雷畫壁丹青壯。神鬼虛堂世代遙。惆悵宋宮偏泯滅。二靈哀怨不堪招。

懷古九首

于少保廟

朱仙遺廟已沾衣。少保新宮淚復揮。金匱山河丹券在。王門天地翠華歸。平城豈合留高祖。秦相何緣怨

岳飛。最怪白頭梁父老。哭栽松柏漸成圍。

朱遷鎮

水廟飛沙白日陰。古墩殘樹濁河深。金牌痛哭班師地。鐵馬驅馳報主心。入夜松杉雙鷺宿。有時風雨一龍吟。經行墨客還詞賦。南北凄凉自古今。

春日謁三皇廟

爰從開闢無三聖。蠢爾生民豈至今。寂寞廟宮誰下馬。遲迴天地獨沾襟。紫堦藥蔓還春色。搖日叢著已暮陰。悵望龍髯心更苦。白雲偏繫鼎湖心。

吹臺春日古懷

廢苑迢迢入草萊。百年懷古一登臺。天留李杜詩篇

在地歷金元戰陣來流水浸城隋柳盡行宮為寺亦
花開白頭吟望黃鸝暮瓠子歌殘無限哀

自開西回展外舅大夫之墓用前韻

遙阡無計掃春萊累酒何因到夜臺西客兩年和淚
到北風千里其愁來田園樹大身先葬書畫樓成畫
不開歿後外孫今五尺百年遺恨使人哀

狄梁公寧州有廟

狄相昔為州刺史于今伏臘土人思向來伊水瞻遺
墓此處羗民拜古祠夢中天地轉太行山上旆
旌遲稔知忠孝平生事身言帝文萬古碑

靈武臺

環縣城邊靈武臺肅宗曾此辟蒿萊二儀高下皇輿
建三極西南玉璽來衣白山人經國計朔方孤將出
群才可憐一代風雲際不勸君王駕鶴迴

冬日象山書院

草踈葉黃沙出溪日高南崦氣淒淒人亡故國還祠
廟世異陰崕尚品題鳥雀石林迎旆散野狐風草怒
人啼昔賢名跡誰堪此兩淚遙傷萬仞梯

象山書院同友

曉坼霜林出並驄冬晴丹壑自含風遺祠俎豆攀緣
日往事荆榛想像中半凍岩泉和雨斷實連山谷暗
雲通塞蘿更洗磨崕讀迥立徘徊落葉紅

排律六首

閏九月身繁臺酬寄常鄧州前御史兄

昨屬傳書寬遠憶側聞爲郡解憂襟他鄉病起逢秋色故國花香見客心三徑園庄常圓寂百年臺榭獨登臨天晴水散荆襄急雲合山包汝鄧深州縣黃堂非爾輩朝廷驄馬要人欽也知皂蓋熊羆軼不換烏臺獬豸箚盡道白公如白玉終然黃霸錫黃金徵卿拜相他年事野老扶犁望傅霖

酬何子冬日懷西峰見寄

梁城積滯心煩婪遙憶西降懷漢南絕頂營居只自住綠崖捫葛與誰參北岡雪風虛多阻南澗湍回今

有潭更極扶桑長影接已偏弱水碧波涵猿啼虎嘯雖頗聒窈曲叢篁非可探轉盼紅輪忽西沒勸君福地且投簪

道逢罷豹鷹狗進貢十韻

赤豹黃熊貢上方虞羅致爾自何鄉微軀亦被雕籠縛遠視猶聞寶絡香顯晦山林齊感激喧呼道路有輝光名鷹側目思翻掣細犬搔毛欲奮揚隨侍近收擎鵲校上林新起戲盧坊攫兔定蒙天一笑磔狐應使地難藏貢官馳馬塵埋面驛吏遭箠淚滿眶南海亦曾收翡翠西戎先已効羚羊白狼也產從遐域白雉猶勞獻越裳聖德從來及禽獸欲將恩渥示要荒

送胡主事犒廣西軍便道來陽迎母二十韻

七年重泛楚江舠。五雨飄飄過洞庭。諭蜀長卿元建節。平佗陸賈亦談經。地從湘口分吳徼。邑在衡陽對軫星。此去先過杜陵院。與誰同上合江亭。炎花瘴草供行目。徃唱夷歌引客聽。鼯鼠晝啼諸峒黑。野猩晴語亂峰青。蠻荆本自勤周旅。南越終當繫漢庭。荔浦技窮甘釜盜。梧川兵接詫雷霆。威餘虎豹藜難采。血蹂鯨鯢水尚腥。俄喜御書頒內帑。極知恩澤到重溟。光臨烏照誰非土。陰慘陽舒各有靈。巢屋羽毛春拍拍。洗天風雨晝冥冥。花明幕府頻張宴。路出磨崖早續銘。馬援還朝銷苦窳。馮驩傲世倚青萍。蒼蒼百粵

悲南得渺渺。三湘吊獨醒。夢渚鴈回書不滯。武陵雲起思俱停。悲傷蕙草追金勒。點綴桃花惜玉瓶。若道朱絃無絕響。詎應黃髮有遺刑。司徒邦計遙憐汝。粉署爐香不可扃。綵服便須隨綵鷁。白頭同離白蘋汀。七夕邊馬二憲使許過繁臺別業不成輒用七字句述我志懷二十韻

懶遊因病困蒙茸。不獨炎天萬事慵。七夕邀行齊躡躍。兩人羈絆阻迎逢。大河平地濤長湧。喬岳清秋霧不封。次第榮途俱獬豸。迂踈故國且芙蓉。壯夫激烈悲遲暮。執友團圍喜去冬。久避鷓鴣肩優諫。爭亟推經笥。貫中庸繁臺禹廟梁。王榭古寺殘碑宋代松。吾企

杜高名不及汝。追枚馬涕何從。虛疑豪俠輕朱亥。實
被文章誤蔡邕。憤起鐵椎心枉費。由終焦尾意還濃。
不爭期約慚牛女。恐使流傳笑駟螭。未俗但知張市
虎。異時誰切辨衣蜂。云吁世路聊三徑。敢說天門尚
九重。寵豈盡軒衛。因鶴盡宜偏。駭葉公龍菟。園卜築
隣猿。島茅屋昏晨節。梵鐘修竹鴈池。雖慘慘水花雲
葉固溶溶。悔將朱紱拋。漁艇誓住丹丘。學老農爲底
回。駮孤蟋蟀徒思臨。沼共鯛鱖踟躕。莫畏風沙眯吊
言。應愁輦路衝。許過只須圖。醕酏有談毋遽及。徽宗

五日蔡河廢津汎集

當年錦纜帝王州。此日荒津競渡遊。賓客未銷梁苑

氣。江山聊寫汨羅愁。流金赤日偏輸浪。似蓋輕雲故
翼舟。魚聽歌鐘沈復躍。燕寬舞袖去還留。調冰雪藕
佳人並。斷文分蒲上客酬。出溜只疑天上轉。泝泐真
在鏡中浮。陰陰暝色鳥鷺岬。嫋嫋風香杜若洲。醉裏
驚聞催住漿。別船追進夕筵羞。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詩 七言絕句一百八十八首

北群李夢陽撰

大禮二十八首

正德元年郊祀歌十首

帝京篇十首

皇陵歌

傳聞駕回有紀二首 聖節聞駕出塞二首

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於柳家浦

九十里

嘉靖元年歌二首

贈答七十四首

送樂清少府二首

贈黃州牧

送友人

送周判官

送人入蜀

詠東方朔贈馬吏部

王吏部惠太玄戲贈

月夜過訪王子

僕思李白落鴈之遊徐子亦有知章鑑湖之

請念人悲離甲此短贈徐子者禎卿也

嘲陸子二首

晚過序公戲贈并喜徐編修縉迹訪二首

夏口夜泊別友人

寄贈洪縣何氏夫婦

謝子饋笏答以駝布

送王呈貢赴縣

寄錢戶部

酬姚員外龍興見寄

贈丁生

別達生

寄別陶生

別李生

贈鮑激兄弟

贈劉君按察雲南

送蕭總制赴鎮

送修武知縣

贈李沔陽二首

寄郭帥

寄謝卿

贈陳氏

贈蔡帥

送王翰

贈羅氏

送熊進士入朝三首

二月望丘翁林亭二首

東鄭生二首

雨侯屠君不至

寄顧台州二首

太白山人仙遊吳越稔矣日者卜居吳興而

李在月全集
婚施氏妻妹予聞之輒詩嘲焉二首

雲中曲送人十首

對菊懷憐菊子一首

送吳生

東園贈鮑演

春日東庄要杭子

柬雙溪方伯

送人之南郡三首

陶子見過州亭遂以留雲名之大書刻木我

亭增色爰賦二詩酬陶亦兼自意

春日晏王孫之第二首

要謝憲使南庄泛舟 江上逢鄭南溟

遊覽三十六首

經行塞上二首

歸途覽詠古蹟并追記百泉遊事八首

望上清山三首

望龜峰

杜峯歌

舟次石頭口

登嘯臺三首

夏日閣宴

春日丘翁同遊三山之陂返酌天王寺二首

太平寺

山閣

麻姑泉

靈山

徐汭即事四首

湖行二首

大禮二十八首

正德元年郊祀歌十首

戈馬喧動萬雷黃旗繞繞拂仙臺天上再開新日

月南郊不改舊蓬萊

漢家天子自天威春祀南郊春雪圍片片瓊花飄
玉路五雲偏逐袞龍飛

壇宮乘笏候金鐘月出西南照雪峰不向蓬萊看五
色那知天子是直龍

中壇日月照天門上帝龍行羽衛屯烟裏桂花旋玉
兔火開三足抱金盆

外壇羅列黃金榜海嶽齊開白石門直使衡山馳薊
域更看西海過崑崙

神來擊鼓復吹簧一道虹飛萬道光閭闔清風搖玉
燭至尊獨立殿中央

帝是高皇八葉孫隆準龍顏稱聖主至尊翠羽繽紛來
衆聖洋洋古樂亂雲門

漢主登封巨跡空赭山秦帝洞庭中何如黍稷天神
享萬歲高高太極宮

天馬元從天上落七星裝入寶刀頭壇空月照更衣
殿萬錦羣中刷紫騮

金輿還內放人看萬戶千門震地懽繡扇徐開龍虎
氣君身不動泰山安

帝京篇十首

古時灞水即蘆溝今代車書似水流日間五色龍文
氣天上春開五鳳樓

漁陽北塞古風沙二月春風萬柳斜
前門轉作長安苑燕桃開出五陵花

慷慨燕雲十六州天門北極帝星頭
胡塵一洗桑乾淨萬載朝宗四海流

山作青龍左右盤扶桑西影拂桑乾
日月光華朝萬國天留北海作長安

天皇按劍按金鞍飲馬追胡翰
海乾歸來並立擎天柱不數劉家承露盤

胡后粧樓換上陽春風珠箔舞垂楊
半夜關城歸萬馬至今迷失幾鴛鴦

今朝望海海雲生五色雲中白玉城
金陵巧接盤龍

勢南比何如漢二京

塞上星飛化羽林鼓音感作管簫音
將軍把劍聞鷄舞玉女朱樓學鳳吟

高鼻胡奴入漢關皂旗千隊射鵬還
君看萬古昏星月洗出中華疊翠山

自從黃帝破蚩尤涿鹿雲黃黑帝愁
盤石果然爲碣石幽州常作帝王州

皇陵歌

皇陵疊翠倚丹霄絳節飛光夜夜朝
千古長風吹海月萬山松柏照空寥

傳聞

駕回有紀二首

正德年間作

李空同全集 卷三十四 五
正月傳聞 大駕還七日已度居庸關 銜歌擬續之
回曲塞外應添駐蹕山

白城新起望夷臺 黃鉞森森耀日開 六驛遠迤胡沙
靜 六龍騰踏駕空回

聖節聞 駕出塞二首

千官北首望龍旂 萬國車書集鳳闈 八駿穆王秋色
遠 幾時親擁白狼歸

萬乘時巡萬壽臨 鑿輿漠漠磧沙深 悲忘殿闕呼嵩
日 應繫單于款塞心

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於柳家浦
九十里清五日焉

黃河水自崑崙出 萬古東流元不清 今瑞定於今帝
應世人休擬聖人生

嘉靖元年歌二首

元年正月又王春 四海人稱拱 聖人已報岐山鳴
彩鳳更傳關內出 麒麟

大明十帝轉神明 天意分明賜太平 紫蓋復從嘉靖
始 黃河先為 聖人清

贈荅七十四首

送樂清少府二首

羽騎驂驪簇晚洲 彭彭簫鼓引官舟 為言獨對青松
樹 何似逢迎綠水頭

鴈蕩山前海色開
樂清城柱白雲隈
紅少碧柳津津
勝笑舞歡歌處處來

贈黃州牧

黃州江北使君清
赤壁山留萬古名
黃州小兒騎竹
馬來時相送去時迎

送友人

王孫笑向碧山棲
春日春蘿裊裊低
予亦悠悠芳草
者白雲愁色草萋萋

送周判官

明燈綠酒五花表
客舍新秋螢火流
問君不飲真何
事明日出城風葉愁

送人入蜀

錦江風高生夕波
蘆荻蕭蕭秋鴈多
問爾鄉關何處
是巴人時唱下渝歌

詠東方朔贈馬吏部

據地酣歌金馬門
如花少女笑無言
不是偷桃太無
那人間那謫歲星魂

王吏部惠太玄戲贈

吾家小子象童烏
象惠太玄文掌上
珠笑綬街西王吏
部今朝猶得酒船無

月夜過訪王子

率爾高陽飲博徒
酣歌擊劍膽何麤
金門貴客如相

許徑脫鷄裘付酒壚

僕思李白落鴈之遊徐子亦有知章鑑湖之請念人悲離申此短贈徐子者禎卿也

君擬天台度石梁我歸沙苑望咸陽予今夢寐蓮華岳笑爾番耽瀑布長

朝陸子二首

松江陸子以予久不造過遂蒙嘲詠然陸子往許以小楷南征賦賦我久亦恠焉予故得反嘲戲之兼訊後約焉

甚欲來餐張翰魚只緣難換會稽書西家愚夫莫浪譎北海先生久索居

我今四海覓雲松南遊笑指匡廬峰他時倘慕金光草與爾同鞭赤玉龍

晚過序公戲贈并喜徐編修縉迹訪二首

月滿長安啼暮鴉踏歌今夜醉誰家青蓮大士迎予笑背指秋鷺度落花

長安大道竹林西李白葬僧花下迷舉杯恰對青天月檻外驚傳碧玉蹄

夏口夜泊別友人

黃鶴樓前日欲低漢陽城樹亂烏啼孤舟夜泊東遊客恨殺長江不向西

寄贈珙縣何氏夫婦

太峨西來通蜀門廬江北接武陵源翁姑壽比江山
求縣北芙蓉似子孫夫容山名

謝子饋笏答以駝布

交州象簡白雪光美人持贈意何長洮西駝布雖微
細被服能堪灸月霜

送王呈貢赴縣

二月扁舟過浙西楚雲何日度浯溪滇南小郭青山
繞花發流鶯一樣啼

寄錢戶部

春城鷄埽月欲沒西鴈東飛逢明發風裏揚花不定
飛震澤迢迢限吳越

酬姚貞外龍興見寄

龍興龍沙一里餘江風吹落錦雙魚君覽浙潮須盡
海赤霞飛袂過匡廬

贈丁生

海涼秋水淨芙蓉青天倒懸五老峰眼見排風生羽
翼行空那辨有直龍

別達生

醉約金山看海流興飛江漢忽西遊龍沙月色年年
滿獨照匡廬萬仞秋

寄別陶生

青雲峰下紫雲生中有花樹春鳥鳴聽鳥看雲一杯

太峨西來通蜀門瀘江北接武陵源翁姑壽比江山
求縣北芙蓉似子孫夫容

謝子饋笏答以駝布

交州象簡白雪光美人持贈意何長
洮西駝布雖微細被服能堪發月霜

送王呈貢赴縣

二月扁舟過浙西楚雲何日度
浯溪滇南小郭青山繞花發流鶯一樣啼

寄錢戶部

春城鷄埽月欲沒西鴈東飛
逢明發風裏揚花不定飛震澤迢迢限吳越

酬姚貞外龍興見寄

龍興龍沙一里餘江風吹落錦雙魚
君覽浙潮須盡海赤霞飛袂過匡廬

贈丁生

海涼秋水淨芙蓉青天倒懸五老峰
眼見排風生羽翼行空那辨有真龍

別達生

醉約金山看海流興飛江漢忽西遊
龍沙月色年年滿獨照匡廬萬仞秋

寄別陶生

青雲峰下紫雲生中有花樹春鳥鳴
聽鳥看雲一杯

酒黃塵回首萬家城

別李生

華也南來送我行青絲挈酒玉壺輕滕王閣下江千
尺一曲滄浪萬古情

贈鮑激兄弟

水學青龍左右盤玉流雙瀉碧光寒蘭昆並上空山
月分掣手虹霓作釣竿

贈劉君按察雲南

碧鷄金馬古黔陽滇海秋搖日月光自此蠻中無毒
熱行臺六月有飛霜

送蕭總制赴鎮

漢家新拜霍嫖姚司馬今年相宋朝旌旗一舉三邊
靜鴈塞平沙演射鵰

送修武知縣

青山盤谷繞桑麻赤水河陽接種花琴罷吏希簾晝
捲自看雙拍哺慈鴉

贈李沔陽二首

雲夢茫茫繞一州滔滔江漢古今流問俗不須乘五
馬畫船簫鼓水鄉遊

楚人抽棘霸江湖萬載孤城剖一符從此沔陽爲渤
海直教雲夢作蓬壺

寄郭帥

匡廬彭蠡兩蒼蒼
月館花城古豫章
誰信罷兵張宴
地夜深偏醉郭汾陽

寄謝卿

擲笏南還尚黑頭
移家西郭興全幽
春晴定上滕王閣
日暮江平起白鷗

贈陳氏

萬龍岡上古靈家
男樂耕耘女績麻
客到大開萱草閣
春風時動紫荆花

贈蔡帥

時清畫臥銅牙弩
客散宵披武會將
三策獻明君
又可道將軍渾是

送王韜

王郎口談金虎文
自稱師是紫陽君
挂帆明日忽西
去影落龍江五色雲

贈羅氏

羅隱比下黃金臺
牡丹芍藥次第開
極目長江渺天際
八閩秋盡一帆迴

送熊進士入朝三首

武帝南征並海迴
九天雲罕拂天來
縹緲羣仙朝絳節
五雲宮闕是蓬萊

蒼蒼玄武鎮皇州
天上銀河轉地流
言君不是乘槎者
昨夜分明到斗牛

金馬岩堯接鳳臺石渠高閣倚天開
仲舒早備天人策漢主臨軒問自裁

二月望丘翁林亭二首

今日花朝好風日梁園酒新花更開
走覓南隣丘處士月明騎馬醉深迴

南隣處士閉柴門竹樹春風野徑昏
痛飲狂歌人不識客來惟欲酒盈尊

東鄭生二首

東園紅杏日紛紛東望無烟蝶滿雲
少出違期因怯馬獨吟停盞爲思君
城門春禁不行車病懼攀鞍只在家
昨日風來暮

意庭前忽放數枝花

雨俟屠君不至

暮倚高樓因候客雨來如注復如絲
試看春日洪州道可是山陰夜雪時

寄顧台州二首

巾山何似峴山游雲鳥長和海色幽
定有兒童笑山簡君今孰與鄭台州

恠爾分符坐赤城東南遙見海霞生
梅開莫寄西來使春到煩求碧玉精

太白山人仙遊吳越稔矣日者卜居吳興而

婚施氏妻妹予聞之輒詩嘲焉二首

范子無端出五湖西施並載有耶無詩人只合鴛鴦
伴施家今是大姨夫

見說仙人萼綠華

萼綠華晉昇平中降羊權家

麻姑亦降蔡經家

即防獅子河中吼背癢無言瓜得爬

雲中曲送人十首

壯士驅車出漢關馬頭絲絡紫金環莽蒼黃雲迷代
北淒淒白霧滿燕山

季冬飲馬長城屈涉礫飛揚帶白骨榆臺嶺邊聞鬼
啼猶是今年戰亡卒

黑帽健兒黃貉表匹馬追胡紫塞頭相逢不肯通名
姓但稱家住古雲州

城上黃旗張暮天元戎宅內鼓闐闐底是隣悲并若
哭雲州明日是新年

紫水東來入黑河紇千山下雪花多小兒攔街吹簾
策婦人能唱海西歌

白登山寒低朔雲野馬黃羊各一羣鼻頓曾圍漢天
子胡兒惟說李將軍

自從虜逼鴈門關漢家四野多空壘行子遙遙看獨
戍桑乾水冰暮沙起

黃毛愛子出打圍昏宿李陵古臺下忽傳風火入邊
城城中將軍夜秣馬

戰士黃鬚立道傍自言曾射左賢王可憐孤績無人

論贈與青表白馬郎
北風吹日馬毛僵腰間角弓不可張
馮君莫唱雲中曲
臘月雲中更斷腸

對菊懷憐菊子三首肥年

舊種寒株傍吹臺重陽今歲不曾開
遙思爛熳還憐汝欲比馨香恐見猜

睡起今晨看菊花霜枝冷葉忽參差
非時未必輸桃李三徑遙憐是一家

爾家堂閣皆憐菊秋至滿地黃金錢
不信南州能暑熱直將花蕊破霜天

送吳生

吳子乘春東入吳飛花獻舞鳥提壺
此去囑君多載酒直收春色過西湖

東園贈鮑演

修竹南窓花北窓翠陰濃色兩無雙
西園城走馬催銀燭今夜留君倒玉缸

春日東庄要杭子

白首春風獨種瓜故人常恨隔天涯
今游莫憚駟行遠十里柴門有杏花

東雙溪方伯

十旬不見雙溪子白晝看松只自眠
君對紫薇誰是伴相逢還似未逢前

送人之南郡三首

梁園千古見風流醉上在樓復謝樓相遇片言心便
倒腰間含笑解兵鉤

鼓刁朱亥本微寒白首侯嬴是抱門不爲千金增意
氣抵緣一諾重丘山入常別南天去今欲真單颯
南陽帝里近親多岡勢盤龍繞白河便欲臨分留寶
劍方城漢水待鳴珂

陶子見過草亭遂以留雲名之大書刻木我
亭增色爰賦二詩酬陶亦無自意

小構茅亭傍一松雲來雲去寂無縱晴天戶牖濛濛
濕遂使人疑有卧龍

茅亭自得陶公筆盡目光芒動白虹山澤不須通地
氣片雲時起墨花中

春日宴王孫之第二首

紫宮華宴敞春風密樹初花日映紅向暮酒闌香不
繼始知春在綺羅中

迴廊曲榭稱春游綠酒紅花白玉甌借取遊絲繫西
日晚風吾上海棠樓

要謝憲使苗庄泛舟

柳塢荷塘野意寬操舟曳杖獨遊難春來欲製東山
屐倘許花樽共謝安

江上逢鄭南溟

楊子灣頭紅蓼秋水邊樓閣樹邊舟一日長風破萬里為君三醉過瓜洲

游覽三十六首

經行塞上二首

山作垣籬海作池彎弓百萬羽林兒桑乾化作銀河水北極光云夜夜垂
天設居庸百二關祈年更隔萬重山不知誰放呼延入昨日揚河大戰還

歸途覽詠古蹟并追記百泉遊事八首

太行王屋是天關吐出風雲天地間河內休誇盤谷亦有石門山

華山中斷濁河開浪打雷壟勢莫迴已剗潼關為漢壘更分仙掌作秦臺

雷首千峰錦削成蛇盤千里翠雲生即從北岳分胡去便壓遼陽跨海行

西山西望自堪愁耐可源泉向北流不見玉臺歌舞處可憐昔日帝王州

昔日武王東閣師龍爭虎鬪至今悲漂血化為商地水白雲翻作孟津旗

淇門不減越江頭衛女寧論越女游濮上春花如錦繡桑中五月採蓮舟

河濟誰言不共流青春惡浪古懷州蕩搖少室三花

對倒映天壇白石樓

裊裊丹崖倒碧松懸泉一道挂飛龍閑磨石鏡驚山鳥映出青天對雪峰

望上青山三首

赤城龍虎紫雲盤白石樓臺北斗壇聞道仙床啼玉女欲從何處問金丹

碧山新起赤霞宮玉帶真人曉御風金檢奏回天一笑九霄來往鶴如虹

星妃雲君雲霧鬟何事塵遊樓碧山昨夜昇天朝北斗珮環清響落人間

望龜峯

曾會汪家賢弟兄三年獨見忽心驚順風斜日飛帆度三十六峯無限情

杜峯歌

杜山曾有鳳來鳴鳳舞山青海月明便道有人向峰去九天風散玉簫聲

舟次石頭口

窓開面面水風微五月江空冷照衣此艇果如天上坐茶烟化作綵雲飛

登嘯臺三首

陽翟看山二月迴蓬池登嘯九天開晚立長風搖海色東西日月照孤臺

萬古春城碧草還蒼臺只在白雲間竹林北望風烟
動寂寞蘇門更見山
白日紅雲拂地流醉鄉吾亦步兵遊登臺左盼黃河
轉綠水洪波不盡愁

夏日閣宴

地曠樓雄夏日宜碧梯
月一笑山河入酒卮

燒花遲清歌不用邀明

春日丘翁同遊三山之陂返酌天王寺二首

崔嵬良岳他年笑寂寞三山後代思湖色春光淨蒲
眼古城風暮幾人悲
一封穠花白雪繁紛紛落地竟何言眼底風光不須

恨相期且醉給孤園

太平寺

曾在東林思虎溪太平徒在玉淵西孰能飭
長攀
陟石壑長林日易低

山閣

憑闌橘樹潭鋪地閣背青山前對樓旣來誰耐簷泉
聒卸却長槽莫放流

姑泉

何泉下山城下流溪上十家九酒樓老夫縱醒欲何
往此物名高十二州

靈山

實欲看山霧不開幾層仙掌似蓮臺未應華岳君能
北可詫予因望國來

徐汭即事四首

窞頭江水又江頭揆拈拋綸雨不休鎖屑漫相誇捷
手蛟龍局淺豈渠遊

桃花潭前雪弄姿揚柳灘頭柳不遲着心蝦蟇章江
出章江只解產鸕鷀

北船阻風晴未放數舸南來却恁飛扶柁長年頽着
眼浪翻江又趙家圍

忽吟水宿淹晨暮七日窞頭行路難拚弄碧波消北
雪豈徐蒼髮且南冠

湖行二首

湖雨鷗鶻交鷺鷥鳴榔漁干黍鷓鴣逢潭更見孤鷺
守可道鄱魚無盡時

白雪今晨亂碧波禿鷺風起遂天我鷺搶帆額反誰家
舸逆浪爭先爾謂何

城南塘汎舟二首

短短桃花亦自春隔牆飛水太驚人沿洄不怕漁郎
入小小溪塘不是津

野曠風驚強入舟鱗鱗浪蹙轉堪遊持杯只對雙楊
樹怪爾飛花汎汎流

春暮過洪園二首

峩冠白首戀金魚
甲冑紅顏水竹居
牆上久懸平虜
劍床頭新置種桃書

出林春筍故當門
榆莢楊花亂襟樽
客到剪蔬聊作
饌近城栽柳自成村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詩 七言絕句一百三十九首

北郡李夢陽撰

感述一百二十九首

白鼻騮

少年行

春遊曲二首

絕句

壽歌二首

松鶴壽歌

夷門十月歌

黃河風雪詞

異景

暮春余庄

潯陽歌

汴中元夕五首

七夕

獄雨二首

諸將八首

憶昔六首

京師春日漫興五首

牡丹五首

郊園步花二首

步庭中海棠下四首

詠庭中干瓣榴花首

雪中見枯樹似梅首

喜雨三首

夷門曲二首

新水至首

狂風三首

河上

雜詠

觀小兒吟詩戲作句

東園花樹下二首

登臺

聞桃花盛開

張池春日即事

漫興二首

錢園二絕句

城南別業

春日豫章雜詩十首

漫興二首

漁父

新買東庄賓友携酒往看十絕句

東園遣興再賦十絕句

痔不可車旬日乃造於東園春葩向殘夏英

欲起慨焉動於老懷再賦絕句十首

東園漫興之作

客有除我東園艸者詩以上之

牡丹絕句二首

葡萄

除前五更聞習儀鼓角感而有作二首

集古句五首

景帝陵

望湖亭

功德寺

翠華巖

香山

雜詩五首

白紵曲

秋風曲

端午曲二首

新立金川書院祠練公父子文碑幸成

感述一百二十九首

白鼻騮

羽箭銀鞍白鼻騮春日徐行踏落花揚鞭突入章臺
云背指垂楊問酒家

少年行

漁陽突騎幽并兒彎弓射獵南山陲橫行未遂為人
下意氣憑何結主知

春遊曲二首

騮馬銀鞍金市頭都門掣雷落花流揚鞭笑指胡姬
肆轉拂垂楊向玉樓

大道紅樓珠箔垂風起楊花欲暮時胡姬半醉半遮
面惱殺幽州遊冶兒

絕句

將軍鐵騎戰金微八月長安盡搗衣砧聲欲落三更
月翡翠樓頭鴈却飛

壽歌二首

沙溪三月杜蘭香錦浪千層碧玉光勝日賓筵開玳
瑁檻飛花入萬年觴

門對黃山第幾峰翩翩白鶴舞青松玉童來授軒轅
訣素女邀乘赤色龍

松鶴壽歌

松裊石門千仞開天風吹鶴下瑤臺傳書爲問西王
母別後蟠桃熟幾迴

夷門十月歌

小麥青青水半陂半落不落楊柳枝回風忽送天南
鴈恰似春江二月時

黃河風雪詞

渺渺黃河風雪生雲愁海思不堪行陽春白雪非難
和公無渡河無限情

異景

異鄉異景客中身秋雨秋烟無那春梁園八月如三
月笑殺桃花更笑人

暮春余庄

暇即來遊困即眠玉林長醉彩雲前春風暮起楊花
亂疑是梁園雪裏天

潯陽歌

百尺高樓橫映江江花朵朵照成雙風波隔浦遙相

李空同全集 卷三十五
四
喚腸斷南來北去艤

汴中元夕五首

花燭沉沉動土樓月明春女大堤游空中騎吹名王
過散落天聲滿汴州

玉館朱城柳陌斜宋京燈月散烟花門外香車若流
水不知青鳥向誰家

中山孺子倚新妝鄭女燕姬獨擅場齊唱憲王春樂
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四海烟花逢上元中州行樂競千門大江不辨魚龍
戲珊瑚寶玦是王孫

細雨春燈夜色新酒樓花市不勝春和風欲動千門

月醉殺東西南北人

七夕

雲寂露涼叢蕙悲意銜情恨隔年期殘機夜歇金螢
度怨女啼春玉著垂

獄雨二首

冷雨橫天八月來黑雲來往赤雲開潯陽李白何如
此宋玉悲秋未是哀

雨打潮門流海烟隨風散落鳳城前愚臣獨抱枯魚
泣何日金雞下九天

諸將八首

穆張亦是梟雄將膠柱談兵實可憐力屈殺身同一

李空同全集卷三十五
地喪師辱國在今年

諸將才猷豈盡竒大都力戰各乘時黃毛近怕莊游
擊黑面休誇李太師

聞說當時掃地王威名朔漠陣堂堂自稱大將張旗
鼓首控驂騮出戰場

但富黃金與白珠登壇擁衆鎮邊隅即使勉攀貂玉
貴終然不類將門趨

國公承襲惟統袴侯伯雖多大抵同舊典此中掄大
將平江英保是元戎

紫塞長城萬古悲塹山還復見今時臊奴祇益輕專
制老耄何堪銳出師

天下軍儲盡海頭材官郡國徧防秋若道成功無造
偽豈應屠賈坐封侯

黃河青海入狼烟漢將胡兵殺氣連安得即時尋魏
絳務農休甲報皇天

憶昔六首

已已蒙塵數郭登馳驅國難有楊弘如今豈乏熊羆
輩比較元非擊搏能

北望黃雲想翠華千官徒跣哭清笳安危社稷惟司
馬天下車書又一家

石亨善戰真無比跋扈飛揚却累身佩劔豈宜恩死
士拖金終要作誠臣

王宏犯闕雖愚愆舍命臨危亦丈夫猶勝鬚眉爲婦
女更憐冠劍學兒徒

吉祥寵幸及稱兵一夜達官塵滿城悖逆天誅終不
赦此曹王法更須明
半夜飛章入鳳樓寇公流血李公憂爾曹作逆同蒿
草臣節江河萬古流

京師春日漫興五首

十日不出花盡開城南城北錦成堆即教閉戶從花
盡莫遣看花不醉迴
杏花盈盈太逞姿桃花灼灼亦不遲縱饒種露栽雲
地可柰風狂雨驟時

百花紅照天獨樹梨花更可憐但看絃管朝朝
急不道春風不費錢

今番花開委難當眼見稀疎葉欲長春光幾朝不一
醉爲問汝曹因底忙

西湖湖上楊柳枝臨流嫋娜風更吹切防白雪漫天
舞莫放黃金拂地垂

牡丹五首

亂繁繁華春更烟一枝嫋嫋獨風前玉園忽漫無顏
色徐步看君却白憐

若使桃黃無魏紫孰容傾國復傾城接枝一任今人
笑不墜花王萬古名

莫道清平調獨狂牡丹元不與昭陽後來亦是先花
葉誰醉君王玉笛傍谷風吹更吹
秦地洛陽俱寂寞圍開周國復天香童時及見流傳
譜萬意千心是斷腸
漫山故國花無數客舍河頭今數株絕代色孤終不
掩丹葩綠葉錦心須

郊園步花二首

常苦出城花不開花開今日共風來亦知誰便渠
主獨步徐看數十迴
即使憐花何恁苦不如開落任風吹花開花落徒渠
得奈記栽桃種柳時

步庭中海棠下四首

買宅兼花事亦希樹成春足主人歸花開已詫臙脂
透葉展還驚翡翠圍
若較梨花憎太白縱多桃李蕪全無何如翠袖紅粧
倚的的黃鬚錦瓣扶
獨恨無香恐未真紛紛蜂蝶底相親俗傳定欲燒銀
燭絕代誰為照睡人
沉香亭上已多懽夢入昭陽月色寒若使天香亦傾
國君王應更倚闌干

詠庭中千瓣榴花三首

菜欄爾後花希賞日日東齋只因眠每易庭榴樹底

小一朝開亦照天。高
的的朱榴夏始成。水簾冰簟益分明。偏枝不動宜雛
燕。接葉時披稱小鶯。
萬瓣千鬚始一花。纍纍應只為年華。春風無限傾城
萼。結實誰真取世誇。

雪中見枯樹似梅二首

憶在江南梅照眼。幾年繁蕊失溪雲。如何枯樹尋常
見。一雪垂花朵朵分。
可向繁枝問假真。紛紛過眼即飄塵。東風一夜高樓
逐。亂落江梅誰柰春。

喜雨

破到榴花今日雨。向來紅紫可憐吟。蝶沾蜂濕徒增
忌。杏綠梅黃亦苦心。
二麥臨河半欲黃。一夜生長誰禁當。揮鋤荷笠能辭
苦。浪廢雲翻慮爾忙。
水缺沙乾燕只忙。交交鶯羽閉無光。今辰底恁穿楊
急。拍拍啣泥向我堂。

夷門曲二首

黃河洋頭多客船。大堤小堤楊柳烟。獨樹花開特造
次。隣家香醪不索錢。
南堤二月杏花紅。北堤高樓紅映空。珊瑚寶玦誰家
子。繫馬門前青樹中。

李商隱詩集 卷三十五 乙 詩 今更山年

新水至二首

桃花照水揚柳長。河水新添一尺強。昨夜舳舻銜尾至。不是魚航是酒航。
時河驛邊河水流。康王城近舍西頭。青蘋滿眼汀洲裏。芳草連天無那愁。

狂風三首

狂風吹柳裊裊長。杏花落地如白霜。後來好花開細細。昨朝風惡更難當。
來禽青李不須猜。一日一夜桃花開。朝來春風休更惡。枝頭綠葉暗相催。
新築茅齋近北堂。喜有楊柳千尺長。不爭一朝風折

甚。办日炎天何處涼。

河上

河上昨宵風勢惡。往花不敢更高飛。農夫日望甘霖至。估客深愁逆浪歸。

雜詠

春盡梁園花不稀。隨風片片坐人衣。丁寧百舌渾休語。遮莫林鶯且自飛。

觀小兒吟詩戲作絕句

關中韋杜世稱豪。王謝江東底更高。闌若翡翠空啾唧。肅肅雲鴻萬里毛。

東園花樹下二首

夜來睡美春風顛，朝望大梁花滿烟。
錢家東園好李樹，堪可鋪排無酒錢。

今年春色太無賴，千樹萬樹花分明。
便學少平出走馬，更拋香彈打流鶯。

登臺

梁孝臺前白杏花，眼看風落散晴沙。
黃鸝恰恰誰爲侶，紫燕飛飛自作家。

聞桃花盛開

不及東園紅杏時，梨花懊惱太開遲。
即防桃李紅欺眼，更打黃蜂莫近枝。

張池春日即事

東門野浣花樹紅，昨日不風今日風。
倒着接離習池上，狂調生馬竹林中。

漫興二首

白水蒼山萬里身，詠花吟鳥百年人。
城門此路憐芳草，盞酒他鄉不是春。

楊柳春江對自流，清沙白石伴誰遊。
弋人莫羨能鳴鴈，海叟虛疑不動鷗。

錢園二絕句

去年錢園萬李樹，落莫今春只數枝。
多應斬伐貧人賣，豈復能思爛熳時。

牆東李樹太含胡，院北天桃斬不枯。
及早榮枯休浪

挹趣時車馬自應超

城南別業

傍塹沿堤二里餘
柳墻茅屋此成居
浣花便擬吾何忝
獨愧窮愁懶著書

春日豫章雜詩十首

東角樓東寒食日
吾家海棠雙樹花
忽憶花開吾在此
豫章寒食獨思家

亂藥濃花今有無
舊趨北闕憶西湖
垂楊畫鷁金鞍戲
三月烟花滿上都

每愛高樓畏獨來
非關筋力怕徘徊
江頭無限桃花樹
恰到來時滿眼開

江花照水兩三枝
弄日吞烟是爾時
不應春風與作意
拄斷低空百尺絲

東湖鷗鷺有幾歲
踏浪爭花何恁遊
可鱗汝輩異情性
拄杖獨看春岸頭

爛熳誰家臨路枝
留連蜂蝶過相疑
行入莫羨渠能主
落水沾塵會有時

江南春事殊悞惱
五雨十風常不晴
今日天開聊一望
却憎花柳太分明

江北每噴花不早
清明出郭始芳菲
可道江兩渾不令
清明桃杏亦初飛

樹頭春鳥苦喧聒
欲打還留催好春
陳裏八歌何事

者羣翔緩步不知人
苦吟實是被花惱今日携壺何虛傾鳳凰洲前好今
柳音日鳴舷遮莫行

漫興二首

城外清江城內湖水名通貫古名都魚跳浪闊終難
網鳥立沙長豈得呼
久雨今晴燕得飛城中江畔步徐歸烟花晚閣俯衝
檻柳絮晴橋故點衣

漁父

應手扁舟去若飛回流撒網脩成圍金鱗翠鬣心俱
切得意誰先蕩漿歸

新買東庄與友携酒往看十絕句

芳園垂老慚爲主門巷開除即是家不知櫻樹春能
早便把櫻花作杏花

園芳細認紛無數大半朱英間碧林塞盡弄枝惟恨
晚對花誰記種花心

年來好事推劉四酒興花情老獨濃最喜能移山茱
莉所嗟猶欠木芙蓉

黃鸝故轉千頭柳白蝶能穿百結花敢道墻榆渾不
用新巢樹樹可慈鴉

今春自買城東園暇即郊行不憚煩不應對客誇林
竹日日柴門有駐軒

買地無園已自饒來游况是百花朝細看却怪林間
笋迸檻穿籬只恁驕

靜處亭亭竹萬竿弄烟濡露不曾寒多栽要識前人
意秀色馮渠雪後看

鮑子知我遠載酒鄭生騎驢獨踏春灞上孰如彭澤
柳竹林休認草玄人

邊村黃子先曾約百畝十年今卜隣元是隱淪須共
酒非因花樹始同春

爲花底恁朝朝出風日清和今古稀傳道鄭生重載
酒寄言花藥莫輕飛

東園遣興再賦十絕句

經行隔城花盡開園扉深閉蝶應猜小車即病行能
穩一日來看須一迴

朝出看花車暮迴轉西東望復徘徊黃昏蜂蝶休虛
鬧明日深枝花更開

萬蕊于葩枉自奇海棠臨牖獨專安今人盡仗繁枝
葉國色紛紛却未知

百花叢裏一茅堂獨坐時傳百和香隔簾誰放游蜂
入撲酒衝棊特恁狂

分行種樹花無意雜穢孳煩亦用情何事草蒿欺便
得芊芊滿地不知名

舊種丁香間石榴花時榴葉未曾抽試看赤艷傾陽

日亂萼繁英何處求

護徑倚園意自知百年今日是花期昨屬客過貪勸

酒僮人背折兩三枝

呼童刈草栽吾菊夾徑分行補種菜怕認野人爲魯

相旋剛修竹起東籬

人生無求心自寬酒香花明身幸安忘憂豈管憑荒

草蠲忿何勞問合懽

吾園亦在東門外昨日清明手種瓜不信邵平能五

色吾園兼有武陵花

疇不可車旬日乃造於東園春葩向殘夏英

欲起慨焉動於老懷再賦絕句十首

鮑歸昨誇百結勝惜我病阻孤春妍豈謂今開兩荆

樹分枝的的照紅煙

桃李葉尖荷葉圓楊花亂撲如白綿若言春事渾無

曲榆莢何緣亦貫錢

昨當春色散年芳競媚爭妍各擅場一出牡丹諸便

歇固知渠是百花王

檻西新笋不太甚一夜迸堦橫我簷汝雖天生剛直

物豈容出地頭頭尖

吾園種種無樛木兩葛縈紆底自芳客到更無愁醉

酒醉時但卧此花傍

情間有時被物惱即無恚怒亦生嗔頻來語燕如疑

主獨立鳴鳩不怕人
為園偏種間花草我欲移松無處栽深山瑟瑟誰知
汝可惜凌雲聳壑材
亦知盆沼非源水試放魚苗喜即成敢說寸鱗無變
化煦花吹絮已橫行
花時酒客圍花坐今日紅稀客不稠即使盛衰遵物
理何須反覆似波瀾
萬竿美竹修修翠愛此朝朝坐竹中困酒實應慚阮
老揮絃聊竊比嵇公

東園漫興之作

大麥初黃少麥齊櫻桃半熟壓枝低先生阜帽何爲
者白首看花日每西

客有欲除我東園草者詩以止之

綠而紅稀可柰春友車朋馬故應頻行邊莫便鋤閒
草但入林園伏主人

牡丹絕句二首

自知國色無倫比放徧羣花每後開獨艷不教霜雪
不先春甘讓凍園梅
爭盡羣芳見此花後時莫漫爲渠差爭開若使先桃
李誰與春風殿歲華

葡萄

萬里西風過鴈時綠雲玄玉影參差酒醒試取水丸

爵不說天南有荔枝

除前五更聞習儀鼓角感而有作二首

蒼龍闕動朝元日玉笋班齊舞蹈時枕上忽傳新鼓
角眼中如門舊旌旗

兩朝舊是含香吏豹隱俄驚二十年猶記習儀端笏
地朝天宮裏聽鳴鞭

集古句五首

景帝陵

此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
息古木回巖樓閣風

望湖亭

與客携壺上翠微千家山郭靜朝暉平沙渺渺隨人
遠黃鳥時兼白鳥飛

功德寺

憶昔霓旌下南苑江亭晚色淨年芳黃門深鎖無人
到僧在翠微開竹房

翠華巖

曉行不厭湖上山別有天地非人間安得移家此中
老白雲常在水潺潺

香山

二月已破三月來山下碧桃春自開半醒半醉遊三
月並馬今朝未擬回

雜詩五首

白紵曲

吳中女兒白紵衣薄暮橫塘蕩梨歸荷花港裏無人見
欲馬起鸕鷀隊隊飛

秋風曲

嫋嫋秋風生淥波菱角鷄頭滿御河涼間游魚不知
數荷上靈龜渾未多

端午曲二首

殿門朝涼虛穀垂菖蒲艾葉青離離千尺輓轡轉金
井冰盤薦黍鴛鴦冷
綵繩纍纍作端午石青蜥蜴泥金虎老奴催恩拜紉

紗籠頭半遮面

新立金川書院祠練公父子文碑幸成

力修書院緣棲主碑石新成頗慰心薄劣實慚文太
減特書應不待如今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詩

六言十首

六言十首
雜言四首

五言絕句一百四十八首
凡一百六十一首

漫興六首

月夜泛湖二首

明山草亭

南康除夕

五言絕句大禮八首

神京樂四首

望南城

晚出禁闥二首

東華門偶述

感述三十首

采蓮曲

大堤曲

豔曲二首

春曲二首

揚白花二首

相和歌

月夜吟

九月見花

聞笛

曙

正望浦煙

九日京中

正月見鴈

出郭

野望

晚出大堤姪葉來迓

石頭口竹飲

南康元日

龍沙晚行

聞夜笛

龍沙見新月

村夜三首

晚燒吟

黃河水二首

遊覽五十首

宿蘇門

是夜雨

泉上獨酌二首

黃州二首

鄱陽歌

雙泉寺題壁二首

書院

白塔寺

上方寺

釣臺

白鹿洞

聖澤泉

觀枕流橋

風雩石

門前溪

迴流山

井

開先寺五首

宿開先寺

歸宗寺王右軍故居

吳溪

望龜峰

江行雜詩七首

新庄漫興四首

紫霞洞主歌

田園詩五首

贈答二十二首

寄徐子二首

贈何舍人

寄都主事稷

送余客

送人

贈客

過夏口寄惲君

諸公石頭口舟餞

寄黃子廣東

潯陽寄耿叅政致仕

送鄭生

送人赴舉

贈王左史二首

贈劉東

戲鄭生求歐帖看

送酒鄭生

送王化北行二首

觀袁永之樂府戲裁子夜歌一首寄之

雜詩三十八首

詠李花

詠鷺

獲鹿

饋鴈

花鴨

鶯曉

詠螢

名花

詠獄雜物八首

詠瀟湘八首

寄詠徐學士園詩一十四首

雜言四首

三五七言

四六八言

二五七言 士園稿一十四六八言

六言十首

漫興六首

北叟臨門種棘。南翁過路鈎衣。楚楚織鱗水躍。英英鷺翮雲飛。

二

鸚鵡窺籠百遍。獼猴上樹千迴。紫燕銜泥入室。黃麋齧草登臺。

三

西海崑丘閨苑。仙人王子安期。春至蟠桃艷。秋來

弱水瀾瀾。

四

黃帝清遊化國。虞皇穆拱玄宮。殷主爰消雉。文王載夢非熊。

五

種豆南山一頃。朝來豐草離離。豈若藍田種玉。何如商嶺餐芝。

六

團口翻翻瓠葉。門前瀟瀟流湍。鳧鷖輕輕不下。鶴鴻冉冉高搏。

月夜泛湖二首

水天上一色棹鳴波月同翻漁舟款乃何處旁山
杳冥吐吞

二

月鷺驚飛不見遙看片帆影來雙槳如飛蕩去一道
沉光鏡開

明山草亭

雋棠門前五柳綠橋黃柑數畝煙霞不負閒身社稷
空餘白首看月天柱峰頭採藥洞庭湖口扁舟薄暮
歸來疑是滄波釣叟

南康除夕

夕陽山色湖波將春夜寂風和何事鄰姬獨哭誰家

全鼓時過客舍蕭蕭酒燭歸人杳杳關河覽鏡顏容
尚在方言兒女能歌

五言絕句大禮八首

神京樂四首

二
薊谷襟東海居庸鎖北門王者本無外天險壯乾坤

二

天回金氣合星順玉衡平雲生翡翠殿日麗鳳皇城

三

鐘鳴長樂館樂奏未央宮壽域皇圖迥鉤陳紫極通

四

衛霍于城舊伊夔鼎鼐新萬年天子壽四海一家春

望南城

南內夕煙歛玉樓春望空禁籞年年鎖園禽巢殿中
晚出禁闈二首

勅柳南城道芙蓉小苑通內使來調馬君王勅射熊

二

夾城雲氣夕露掌隱金盤楊花白雪亂風起滿長安

東華門偶述

銀甕爛生光盤龍繡袂香但知從內出不省賜何王

感述三十首

采蓮曲

白鷺青天映紅妝綠水遙笑語荷花裏爭蕩木蘭橈

大堤曲

臘月大堤邊春風思宛然楊枝搖白日煙色裊金鞭

豔曲二首

盈盈綺門女生長不知春開窗見百結背面掩羅巾

二

父母愛少女女是聰明子生不識鴛鴦繡出鴛鴦是

春曲二首

春風度山閣凭軒望江路簾動時有香不見花開處

二

翩翩誰家燕銜泥向何所避人花叢裏忽復梁間語

楊白花二首

三月大路旁綠楊弄芳春可憐雪白花來往送行人

二

寧唱采菱曲休歌楊白花菱生猶有蒂花去落誰家

相和歌

美人羅帶長風吹不到地低頭采玉簪頭上玉簪墜

月夜吟

月出東方高刺刺燈下語漂搖林中籟淅淅如寒雨

九月見花

長安桃李樹秋晚復花枝九陌寒煙裏無風自落時

聞笛

白日掛雲間誰家玉笛閑北風吹楊柳落葉滿關山

曙

城雲白欲曙沙月上猶殘獨步憐紅葉空庭玉露團

望浦煙

客愁何處落滌滌又浦煙日出浦煙歇客愁還復然

九日京中

白鴈獨橫秋黃花伴醉遊眼看風物換愁殺仲宣樓

正月見鴈

憶昨辭京邑相隨南鴈歸如何早春日獨見北鴻飛

出郭

出郭攜尊屢尋園步屨遲莫言春事晚猶是百花時

野望

夕靜山容歛秋凝野色淒白雲留絕巘蒼霧隔前溪
晚出大堤姪葉來迷

裊裊綠楊西雙翻碧玉蹄何由識小阮為聽紫駟嘶

石頭口竹飲

白日竹林中噴然脫中醉風吹亂葉響醒看江日墜

南康元日

此日故鄉酒應憐千里違是處萋萋草王孫歸不歸

龍沙晚行

晚風度踈松琳瑯動仙闕迴波滾明沙錯認地上月

聞夜笛

五月梅花落羈魂羗笛驚孰能風月夜更聽隴頭清

龍沙見新月

每訝沙如月龍蟠作後山如何今夜月卻又學沙彎

村夜三首

萬物既有息我亦中林卧雲開迥水白地閃飛星過

二

清林不知暑一覺群雞鳴野壙氣森颯天空夜虛明

二

霞明鳥聲起行人語中路微微林下風泫泫花上露

晚燒吟

早燒不出門晚燒竹千里達人貴知時天道有終始

黃河水二首

黃河一夜冰日光慘不發安得萬里鞭白馬弄晴雪

夜水白莽莽風來但飛沙梁園一夜雪枯樹皆梅花

游覽五十首

宿蘇門

朝發陽武城暮宿蘇門里卧聽青山鍾遙在白雲裏

定夜雨

北風吹山雲不見山上月蘇門一夜雨千峯盡成雪

泉上獨酌二首

湧金亭畔路細雨不思迴獨酌看流水山花映酒杯

二

白石誰家瀨輕鷗二月湍踏歌逢衛女風景似長干

黃州二首

浩浩長江水黃州那箇邊岬迴山一轉船到堞樓前

二

日落清江遠光搖赤壁山無人說吳魏來往釣舟閑

鄱陽歌

漢水亦太急江渾只恁流何如彭蠡澤清瑩解人愁

雙泉寺題壁二首

寺僻無人行夜雨長秋草山僧出迎客落葉不曾掃

二

我昔寺中遊題詩在東壁三年不見僧見之頭半白

書院

書院今人蹟繁臺古代名樓花叢入燕塔樹不巢鸞

日塔寺

遙訪青蓮宇相將白塔原春風亦自動爭奈碧莎繁

上方寺

飲罷塔底坐塔深蘿葉垂欲枕石頭卧待有清風吹

釣臺

終日釣石坐清波閒我釣擲竿望山月回見衆魚遊

白鹿洞

白鹿昔成群鹿去誰復來樵子暮行下洞中雲自開

聖澤泉

嘈嘈鳴山泉日日噴悲一日照一匹債空中萬珠落

枕流橋

峽急豈有心臨橋石相激暮鷺橋上聽夕陽人獨立

風琴石

倚崖坐孤石北對五老峰中有千尺虹掛斷岩上松

門前溪

山溪信清淺入海作洪波果向地中轉應隨天上河

迴流山

登山眺四極一坐日每夕行看夜來逕苔上有鹿跡

井

新穿崖下井微霞映深靜松風時來拂娜娜匡岳影

開仙寺五首

爆峽生煙暝山杯坐不歸籠燈過潭水疑有玉龍飛

潭色何所似黛玉空人心可道清見底龍蟠不在深

瀑布半天上飛響落人間莫言此潭小搖動匡廬山

垂垂千仞瀑隨風下山去吹作半天雨飄散不知處

飛瀑湧寒峽流雲靜幽壑夕日倒峰影杯中雙劍落

宿開先寺

僧閣暮鐘靜夏涼風色幽月出照瀑布猿啼西澗流

歸宗寺王右軍故居

夕日照何寺夏雷喧此峯惆悵昔人去空餘山磴松

吳溪

三年作楚客五月度吳溪日射桃花嶺松陰鷓鴣啼

望龜峰

龜峯歸遇雨徹夜鳴不歇起望昨遊處惟見滿山雪

江行雜詩七首

十八灘都盡舟人慣不勞可言灘石險難測是平濤

反壘中江石衝濤萬古存遙看疑砥柱偶問識銅盆

李空同全集 卷之十一 詩
日月東西照支江南北流鷺飛如導鷁橫吹不驚鷗

逆送山相似舟移迷北南回看皂口日已照石華潭

錫洲潭古怪攸鎮驛幽絕四圍青山映鷺棲滿林雪

日出青蘋濕江渾路不分昨宵驅雨至知是海南雲

落日沒前灘雲移鳥欲還除巾不卽卧恐遇絕竒山

新九漫興四首

昨來杏花紅今來棟花赤一花復一花坐見歲年易

出城每自醉斜陽坐芳草黃鸝枝上鳴花落有風掃

逕樹團成蓋原草綠如翦盈盈車馬客時來弄春醖

未有此庄時對酒無處飲今來庄上游卻恨酒杯緊

紫霞洞主歌五首

朝霞弄海色閃爍如金蛇回光照巖洞駕我青鸞車

雲洞窈窕豁行覓石髓食蕤蕤古苔上有書字不識

丹霞燁朝旭桂葉一何芾中有騎鶴人下上隨雲氣

四

朝餐赤城氣暮攬羅浮色常有瑤草花寒至不曾識

五

石泉嫋長蘿烟翠滿山室忽聞空中音幽人弄瑤瑟

田園詩五首

暑日郊出頗野意差日適鴉雀閒繁陰榴葵乃炎赤

二

初日暑方薄單車歷城曲隍飈卷蜻蜒行帶舒復促

三

掘塹不數尺及泉水忽湧誰爲辨佳藕我今畜魚種

四

淤泥獲拳卵蛇龍誰卽分夜看置頓處似有五色雲

五

園荒蒿藿長手鋤薤其穢那解蒨蔚區中有吐芳蕙

贈客二十二首

寄徐子二首

紫閣明回夜金尊月映空祗應徐進士遙憶李郎中

二

東省堂前樹南陽宅裏花春風如往日夜月向誰家

贈何舍人

朝逢康王城暮送大堤口相對無一言含懷各分手

寄都主事穆稟

江草喚愁生思君黃鳥鳴遙心將夜月同滿闔閭城

送余客

自寄還家信閨人數月圓在近沙溪口終日問來船

送人

頗訝楓林赤無風葉自鳴來人與歸客同聽不同情

贈客

出郭江南望暮天雲北飛斷蓬寒更轉長路幾人歸

過夏口寄惲君

君居楚城裏我傷楚城過相思連夜發無奈是江波

諸公石頭口舟餞

北巡察采合舟餞此江潯晚別隔煙浦猶聞橫吹音

寄黃子廣東

昨遊梅嶺畔翹望嶺南雲恰屬梅黃日何由攀贈君

潯陽寄耿叅政致仕

連年卑濕地無日不思歸况在潯陽見君帆獨北飛

送鄭生

桃花浪初起三月爾江南萬樹垂楊色相留照暮酣

送人赴舉

寶劍動連星金鞍別馬鳴持將五色筆奪取錦標君

贈王左史二首

林卧每倦出時或一乘馬來訪王相國醉歸月明下

君家百甕酒留連胡不飲花月我自來醉即花間寢

贈劉東

洎濱三月時花滿扶亭道翩翩白馬歸青袍亂芳草

戲鄭生求歐帖看

徽州鄭季子動輒古人師昨持衝秋雨因來問墨碑

送酒鄭生

旅食沙林暮年華北鴈春誰憐竹葉餉同是采薇人

送王生北行二首

系轡銀鞍馬青袍白面郎揚鞭萬里去謁帝入明光

二

朝散午門西春風起御堤上林花半發幾處早鶯啼

觀袁永之樂府戲裁子夜歌二首寄之

為門閭門柳年來青若何館娃明月夜醉擁越兒歌

二

日暖春波綠湖平一鏡天船船載歌舞爭向綠楊邊

雜詠三十八首

詠李花

城東萬李樹此樹獨鮮奇竟日風開落無人誰得知

詠鷺

獨立娟娟鷺驚人離石磯遙看一片雪深映碧山飛

獲鹿

小麕何山得出山今幾時笑爾深藏晚無言獵者知
饋鴈

失卻風雲翅來遊君子門未辭弋客慕終荷主人恩
花鴨

花鴨靜雲衣娟娟春草依臨池換頸卧夢拂楚雲飛
鶯晚

睨晚夢中迷流鶯碧樹西起來紅日照已度別枝啼
詠螢

葉暗輝輝度孤明炯自知月臨光不掩星亂影須疑
名花

名花似美人娉婷代應絕夕陽時獨立風起滿林雪
詠獄雜物八首

炭篋盆架
編荆為團籠本以貯木炭今匪用炭時聊以助吾盥

砂鍋注清泠洗面還洗心其器苟不潔徒稱玉與金
砂鍋盆

船板牀
船板胡在茲而我寢其上情知非江湖夢寐亦風浪

輓枕
盧生枕竅中哀樂竟何用我枕城輓卧無竅亦無夢

蘆蓆几

古人席地坐飲食俱在茲今人設高几翻謂古人卑

坏墩

晨興坐茲談而亦坐茲食爲言同寓子尚念埴者力

麻繩梳

何以架我衣麻繩撐兩柱諒有解脫心與子同一處

葛衫帳

酷暑睡不穩解衫周四圍但阻蚊虫入無遮明月輝

詠瀟湘八首

漁村夕照

西暘下洞庭網集清潭上一丈黃金鱗可見不可網

山寺晚鐘

美人杳何處盈盈隔秋水遙遙雲外鐘日落暮山紫

平沙落鴈

西風萬里鴈一葉洞庭秋群浴金沙軟瀟湘霜氣流

江天暮雪

長江浪滾雪煙黑花爭飛可恠橫流者孤舟一笠歸

洞庭秋月

天水本自空圓月况秋映晶晶起霜色千里一懸鏡

瀟湘夜雨

夜響起秋竹浩浩楚雲白曉來看沙觜新水添一尺

遠浦歸帆

秋風五兩席點點聚復散不信小小鳥飛飛速征鴈

山寺晴嵐

峰晴追夜嵐晨炊翠猶濕但聞山鳥鳴不見鳥出入
寄詠徐學士園詩一十四首

薜荔園

芳園薜荔水石非人間昔聞西洞庭今爲學士山

恩樂堂

肯堂欽古訓脩祀報前功酌洞歌行潦采繁遵召風

石假山

磊奇成我山雲氣遽裊裊水即冥渤拳石是蓬島

水鑑樓

風吹池萍開天空水如鏡幽人時凭闌下看行雲影

風竹軒

吾軒自有竹暑月常寒聲山靜無風時滿林空翠生

蕉石亭

看石忽有詩攀蕉書其上夜來雨打葉驚聞金石響

觀畊臺

洞庭有興雲太湖無落波登臺望農者不勤將如何

薔薇洞

洞口薔薇密石花壓雲濕曉采枝上露不知鶴飛出

荷池

山風吹水香脫巾池上坐盈盈千歲龜飛上荷葉卧

柏屏

李空同全集

卷六

詩

堂堂千尺材為屏忍屈曲終抱凌雲情不改歲寒綠

留月峯

峯奇自成竅似月非有心月來爾何意徘徊光與深

通冷橋

雨過崖水響石梁裊山澗晴天掛一虹溪斷雲不斷

花源

花英泛流水點點如飄霞為有問津者不敢種桃花

釣磯

磯根浸寒水細草綠如髮夜魚不受餌石上坐秋月

雜言四首

三五七言

天秋暮月如素金窓隔烟沙花檻流螢度良人遠成

玉門西誰念空閨玉箸啼

四六八言

五堦風發蕙花時歇莎鷄夜鳴衰草捲簾獨望秋月

黃雲沒萬里之閑山使妾空老而凋紅顏

三五七言

望雲海陟高京秋風令百物天地何冥冥黃河岸頭

能覆車何況羊腸詰曲行

四六八言

明月在隅蟪蛄夜鳴仰觀天上列星三三五五成行
僚慄悽兮不可以寐嗟哉四時之氣靡常

即凡五朝... 四六八言

始... 何... 羊...

... 天... 皇...

三五之言

...

...

...

...

...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族譜六篇

例義第一 世系第二

家傳第三 大傳第四

外傳第五 譜序第六

族譜六篇

例義篇一

李夢陽曰往君子謂予曰歐氏譜蓋有遠胄之謬然

歐蘓譜又率詳其所自出乃益知不可矣

夫名實者不可以亡紀也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

李...

亂之行也李實氏於吾乃亦可譜也已于是作李氏族譜

夫李氏莫知所從來矣傷哉或問何故曰二孤方齟而貞義公及于難

夫李氏四世有三宗焉我魯即我始我祖繼之宗者孟春乎繼別釗乎繼補孟和乎

予聞之先輩曰國有史家有譜嗟乎生死出處之際大矣要之不離其事實不然後世何觀焉今人多不

務實予欲觀者彷彿其咳貌故不暇忌細小或問譜至兄弟行而止李夢陽曰夫是後予安能知焉

世系第二

諱恩

子諱忠

子

剛

子

麟無嗣

慶

子孟春

諱正

子孟和

夢陽

孟章無嗣

敬

子

璉

璉無嗣

子

釗

家傳第三

號貞義公者諱恩始徙慶陽是謂慶陽李氏卒以衣冠葬道士平配王氏生二男子生卒年並闕

號處士公者諱忠貞義公子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生正統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歲東嶽廟前娶李氏生三男子二女子

敬貞義公第二子而號軍漢公年八十餘卒葬于底不河南山地曰范家峪去城二十里所娶鄆氏范氏生二男子一女子生卒缺

剛字克剛處士公子號主文公洪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成化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歲葬東嶽廟南娶王氏生一男子

慶處士公第二子號陰陽公娶劉氏生一男子生卒並闕

號文隱公者諱正字惟中處士公第三子為阜平縣學訓導陞周府封丘王教授卒贈承德郎戶部山西司主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以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時生弘治八年五月十六日巳時卒年五十七歲葬城南十里所地曰高家平娶高氏生三男子三女子

璉軍漢公子年二十九歲卒葬于范家峪墓娶馮氏生一男子生卒缺

瑄軍漢公第二子為散官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娶范氏

麟主文公子娶劉氏無子生卒年並缺

孟春陰陽公子成化六年正月二日生娶王氏

孟和吏隱公子字子育爲散官初名茂天順五年十

二月十日亥時生娶孟氏

夢陽吏隱公第二子初名萃娶左氏

孟章吏隱公第三子字汝含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三

日午時生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子時卒年十

九歲葬扶溝縣東北四十里地曰大岡大岡者王氏

居也娶朱氏生一女子

劉璉子成化四年十月十日生娶劉氏

大傳第四

李夢陽曰予長而有知矣于是始采先世之載

仰天而哭之曰逖哉參乎是予之罪也夫是予

之罪也夫杞宋之事孔子蓋傷之焉于是作李

氏大傳

傳曰號貞義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贅于扶溝人王

聚王聚以洪武三年歸軍於蒲州已又自蒲州徙慶

陽於是貞義公從如慶陽乃王聚不欲盡徙于慶陽

而以其弟王三公守扶溝而世居扶溝大岡北兵之

起也貞義公戰于白溝河死於是公有二男子纔數

歲會又失毋故不述其父聞之父老曰貞義公蓋長

者也然卒不免於難云貞義公二子其後皆冒王氏

以贅故是時又塚陽氏田氏爲一戶而一戶四氏然

予聞白溝河之役。于時糧道絕。人煮馬革食。及啖騾馬溺。已又盡殺其騾馬食之。又人相食。積屍蓋若山。立焉。慶陽衛有曰王指揮者。統治其軍。時亦死之。往先君謂夢陽曰。貞義公沒時。處士公蓋八歲云。是時母氏改爲宅氏室。而公乃因不之宅氏食。零零俾傳往來。邠寧間。學賈爲小賈。能自活。乃後十餘歲。而至中賈云。寧州有李媪者。竊矚公異之。迺因妻以女。而公即不知爲同姓。聞之。長老曰。處士公任俠有氣人也。即少時而好解推衣食。食人。于是閭里人皆多處士公。處士公顧愈謹。治生日厚。富有貲。郡中人均用貲。無問識不識。皆與貲。於是郡中人亦無不多處

士公。處士公載鹽過閭里。與閭里門斗鹽。及載菜。即又與閭里菜。率歲散鹽菜數十車。於是閭里率歲不復購鹽菜。而俗謂善人爲佛。處士又治佛。因號曰佛王忠。於是佛王忠之名蓋郡中矣。長老曰。處士之死。則以田氏。予退而問先君。先君揮涕曰。往田氏爲仇家者。殺處士。怒赴愬行。于是仇家大懼。乃使郡中諸豪長來行百金。間不解。而仇家故大有財勢。可使官及處士。赴愬至官。置不理。反久繫處士。於是處士益發憤。怒病且死。仰天呼曰。天平。予何罪。竟死獄中。是時無問識不識。咸切齒仇家。故長老至今語曰。訟事無天。蓋傷處士云耳。然予聞處士葬時。有地里家張

生指其地曰此必有後豈不謂天道哉
軍漢公則嗜酒不治生好擊雞豕馬試劍即大仇醉
之酒輒解顧反厚年八十餘竟無疾卒

王文公處士公子諱剛稱王剛為衛王文好氣任俠
有父風處士公不喜厚富蓄會暴卒出穀錢家又多
不還以故日寢貧至家徒四壁立於是人竊笑李氏
王文公於是痛哭往來里門罵竊笑李氏者曰若真
以李氏無人耶罵且行卒無應者而止則撫二弟背
哭曰若即一不樹立我不能為若兄王文公嘗以事
至京師有羨貲廼盡買學士家言并曆數家歸訓其
弟第二弟卒各擅其業王文公頰面鬚髯然為人強

力使氣常勒里中子弟王辦事子弟毋敢後里中置
酒有王文公王公不至毋敢先飲敬憚矣而軍漢
公在軍中乃私券我產給其直酒之人即持券來收
我產王文公怒不言第礪利刃然色常在持券人持
券人覺之走王文公乃憮然曰哈此奴走矣已復大
罵跳伏地死券者乃大懼呼天曰天天寧王文生不
顧得屋直頃之王文蘇券者乃卒不敢復言直矣王
文公夜出龍泉道見巨人長數丈以疾卒

曰慶者處士公次子也精地里陰陽家號王陰陽陰
陽公更嗜酒王氏軍故戍花馬池營陰陽公代往戍
至以數千其將將用之一日寇至將問陰陽公計安

出陰陽公曰某時戰勝將曰有何應對曰行三里當見紅婦人應頃之驗戰果勝將大說于是尊敬陰陽公以爲上客而使其盡監軍中馬馬軍率日持雞酒啖陰陽公陰陽公則日弄酒狎侮諸吏士奴僂之諸吏士不堪也乃於是盛惡陰陽公于其將將後亦頗疏之陰陽公即又媢罵將把其短將懼逐之還陰陽公乃於是遨遊郡山砦中爲相埋然數奇中埋家廉其性但具醇酒更不索錢也過宅陰陽埋所即未善公熟睨之曰凶乎問其家凶矣宅陰陽又重錢自是郡山砦中不復請宅陰陽他陰陽皆窮餓不得行因謀擊殺陰陽公投川窟中頃之陰陽公蘇稍聞窟上

語而不知擊已者乃呼曰救我救我窟土人更復擊遂死陰陽公卒頃之水暴至失其葬處

嗚呼我李冒王氏者蓋三世矣至我先大夫而始復李氏云先大夫處士公子而號吏隱公吏隱公年九歲喪父而依於伯氏伯氏教之則嚴也十二三歲時伯氏傭書造里藉乃伯氏不自書顧令吏隱公書吏隱公即善造書伯氏乃大喜奇之顧反嚴吏隱公訛一字伯氏一朴其掌大之掌墳赤公啼泣里父老見之爲蘓蘓隕涕曰夫紙易得耳奈何至是伯氏乃竊仰嘆曰嗟乎吾寧爲紙惜耶乃後故稱善書者咸出吏隱公下吏隱公少貧賤徒肫肫有至性重厚寡事

辭十八九歲時從伯氏往見邵道人道人者異人也
不言見公第信兩手食指出耳上初不解久之伯氏
悟曰謂紗帽翅耶道人頷然之伯氏益又喜於是始
議學事矣吏隱公年二十充郡學生始受藉於師日
誦百千過不成誦於是諸後生咸目笑公公第誦愈
益苦居歲餘夢登危樓遇織錦婦於是織錦婦以色
絲金鍼寶鏡貽公而公自是輒彬彬有文學矣然又
獨數奇夢比試諸後生即不復記所誦吏隱公顧記
所誦文又高故常冠諸生吏隱公嘗夢試目驗比試
詩生輒叩公曰何夢即未夢公戲謂曰某日某日輒
又驗諸生以為神郡學歲一人貢然二人行梁生貢

公次當行梁生稔公文高懼與偕因要公置酒奉百
金壽因辟席頓首請欲自行公許諾卻其金不受人
曰甚哉李君之慙也垂成而棄厥功公聞之仰天嘆
曰嗟乎是安知予哉卒讓梁生行明年吏隱公貢次
者王生王生者公師也即亦置酒要如梁生公又卒
讓王生又踰年公乃始貢是時年三十五矣是年為
阜平縣學訓導公為訓導三月而提學御史閻禹錫
牒屬來赴集阜平生集則率曳翁鞋人挾煙熏帙跟
蹠行見御史及見御史輒又自請試目即不從則相
顧脫藍衫走御史廼顧追呼曰秀才聽試目如若所

自請目而公之。尅真定也。戒諸生毋仍曳翁鞋。毋人挾煙熏帙帙。會割以板夾扛之行。又戒毋輒自請試。目稍井井矣。而御史禹錫始至而弗省也。尚怒而督責諸學吏。於是吏隱公退而上書陳教化變易之事。其畧曰。夫明者知往者也。時者俟至者也。故曰違時者不明。疆勢者不行。故拂是以樹信則虛。而鮮功。昔者武王克殷。殷餘民弗賓也。而武王舍之。然武王不以其故貶王。周公纘武王無競之烈。使二叔監殷。而二叔以殷畔。然周公不以其故損明。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夫阜平恒山之醜邑也。也有栗像棗柿之饒。其人山居草處。衣鹿豕皮。蒯履

布。獲挾桑弧。毒矢自出。射孟獸。狐兔。鋪糜而給。朝夕夫前代不復聞。已自國家興百有餘年于茲。然而科第之事罕焉。竊未聞有尊官顯人者。產于其間也。此天下之所共笑也。今足下足跡未涉其境。乃思以一旦變易其俗。望之以詩書禮樂之事。其亦不為善變者矣。且足下信賢聖。然不能過武王周公。其誠善教。必不能以三月之久。而遂變百年之俗。今夫隴山有鳥。其名曰鵠。孰不謂其能人語也。然不籠縶之。不宛轉相道。假以年歲。鳥鮮有能語者焉。故籠縶之以制性也。宛轉相道。以發明也。假以年歲。俟其變也。夫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責効。而議功。今徒見其朱喙而綠

裳也乃輒怒曰烏奚不人語也是惡可哉御史禹錫
覽書乃遂不復督責諸學吏顧獨禮貌公公在阜平
五年以母喪歸起爲封丘王教授王故機辯人也公
侍王執重訥人曰若是必輕於王公笑曰是不善事
王者也顧益謹王一日設醇酒大醉公起而伺屏後
令左右乃遞難公公悒悒如在王前於是扶公出尾
之行公竟無他語然已齁齁睡矣王喜遇反厚王有
悶公吐心對酒公公輒醉醉悒悒如前時王於是益
復喜尊敬之嘗自脫其貂帽及綺麗衣錫公每事必
曰李先生李先生云見禮如此一日王醉握繫帶謂
公曰予比殊好闊帶公方醉第免冠觸地賀王王蓋

自是省矣公在王門十三年沈晦于酒然時人莫識
也公酒酣嘗擊缶歌曰人欲爲貪吏貪吏殃及子孫
人欲爲廉吏廉吏窮餓不得行我今旣不爲貪吏又
何可稱廉吏王門之下可以全身避世於是乃自稱
吏隱公云吏隱公方面鬚髯腹便便垂然爲人德厚
鮮矜伐人矜伐公屏負壁立終不言又不交長短故
無大小愚智咸亦尊敬公公醉自外來兒女垂扶牽
裳行公婆娑舞歌至若火盜事家人卒遑擾公方宴
坐睡鼻齁如雷已不更問也此其度量可與淺見
寡聞者道邪然予又聞公至向學往貧窶時受詩于
台水韓公嘗大雪公單衣曳破屐行嘗夜行歸雪甚

廬蕭然無煙也禮曰傷哉貧也今子孫豐衣足食日
鞭笞不務學豈復念先世哉公之卒也則以吾母高
夫人往高夫人卒喪過大梁公請於王行無何道病
興行抵慶陽舍興教寺頃之卒王聞計痛踊泣數行
下使使來聘且會葬此其克厥始終者故載
曰璉者軍漢公子善機詐把持人一日大寒軍漢公
子從環縣來以啖冷羊肉又飲冷酒卧地上致疾卒
李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周張生十三歲而
喪母居無何又喪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
子嘆曰弟之死蓋傷子心焉弟生而當成化辛丑其
時吾家有言慶事大置酒會其白周知府茂張指揮

使瑛以羊酒來賀比兩人至而吾弟產故曰周張秦
俗呼絕乳子為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
口口高顴骨隆隆起髮際名為伏犀七八歲時猶啖
乳有氣力然矯捷善戲善打毬綴幡騎竹馬群兒莫
過也弟又好舔竿擊撲蟬打蜻蜓又放風鳶父母以
其有奇氣時時折辱之不可下迺後父母歿弟因而
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
黃冠人遊其伯氏見某日與黃冠人遊怒罵之曰夫
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焉今傳汝汝柰何弗省弟知
伯氏弗已悅也於是間說之曰夫人生日劬劬勦勦
何為者與是非為名與利哉夫豢我者戕我者也軒

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劬劬勩勩與利名爭是亦益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牀脫屣不知生死言且暮難保也夫神仙黃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弗汨爾之形不搖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爲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芻豢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汨汨以死効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子日見芻豢軒冕者于道路也而不聞有見仙者也夫仙庸其有乎第對曰不然夫雞鴨有翅飛不越尋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飄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分也今吾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醜其

與雞鴨等伍已矣伯氏不能奪其說迺問曰夫黃白之事亦或爲乎第對曰可穹隆三足納汞貫藥煮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而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爲黃金黃金成而可以爲長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藥置鼎於前乃令第爲黃白之事第爲之踰月而藥不就於是伯氏以爲賣已乃大怒將笞之第恐於是棄其妻奔京師而以仲氏會仲氏如通州第從如通州仲氏覘第有異材於是教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第乃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畧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

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不務迺日思高翔遠舉以遺世之粒此滅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滋殖而變幻金鐵欺世以盜利此道民爲奸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朝饗夕飧以防踰也春耕而夏耨以教勤也故教義立而民不惰夫君子之立於人朝也非以芻豢足以悅口而吁冕足以華體也故曰治人者食必盡除天下君臣父子之倫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第於是不復再言神仙黃白之事顧嚶嚶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鳥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紀然後約於道然是時弟已病不能行也第爲兒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迺後恒病熱卒死彼諺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第之談說仙術其亦弗祥也已矣第病革時其妻抱女適自梁中來第屏之弗與語顧惟與仲氏語比卒氣充充不竭第索火尾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絕此弘治庚申冬事也噫傷或傷哉李子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第年十九而能不死于女婦手此可以觀第

贊曰桓桓鼻祖爰義爰武膏血草野我祖蹶厥家若厥土爲山金出於沙調急振窮視如泥沙愬仇殞躬

寬乎寬乎爲善罔獲大母秉貞蹈仁艱關育孤固窮
安節李氏之孟陶乎伯氏憤震中葉再振二弟不罹
於天孤胡絕不祐仲驕矜能載殞厥身亦卒不信我
父砥行茹毒乞基乞耀而弗祿弗考於惟母氏艱貞
起厥家佐夫敬姑長我六雛躬瘁形竭不膏不沐今
子孫茹甘策肥服利食德矣孰知所從來卽論諸家
世享不逮寬已汝含之英發先世之遺烈乎苗而不
秀又何故矣

外傳第五

王氏貞義公扶溝王娶女改適

李氏處士公寧州李媪女諱曰總是曰李夫人李夫

人訥訥寡言好顧喜坐竟日請飲食則飲食生洪武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卒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十
三日年八十一歲寡節蓋三十二年云墓在底不河
北山與十五里堡直而稍西

鄒氏范氏並軍漢公並葬范家峪墓 生卒缺

王氏主文公葬西河岍岍崩今無冢 生卒缺

劉氏陰陽公葬赤城廟旁 生卒缺

高氏吏隱公諱曰慧贈安人又贈宜人是曰高夫人
高夫人赤城高家女父曰高成母曰劉媪劉媪故居
小十字街生夫人生六月初我大父有養女卽高族
女曰朝華將贅壻大置酒會有劉媪劉媪抱夫人往

我大父見之大驚曰安得此福女聞面大耳者因求
劉媪聘吾父及期吾家貧乃徒以酒肉往請期劉媪
怒數破酒擲肉不得請久之或說劉媪曰而女終不
聘乎劉媪悟於是乃具粧奩送夫人歸夫人歸居無
何貧愈甚夫人無怨言乃備曰此天也先大夫出務
學夫人則鬻賣雞豕及酒醕佐先大夫學及時時負
薪水行人見之率憐苦夫人夫人弗苦也然夫人性
至嚴重好鞭笞僕奴雖家人嗃嗃而蒸蒸無間言貴
有婦矣然猶日視米鹽零碎物及酒食與雞馬食即
與雞馬食不肯妄用粟至見衰漉人則咨咨不已周
濟之此雖其小細可以觀大德焉夫人生正統五年

五月二十五日子時卒弘治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巳
時年五十四歲祔葬高家平墓卒後數年而不

封錫之命

馮氏璉改適

范氏名葱瑄景泰六年九月九日生

劉氏麟改適

王氏成化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生

孟氏孟和阜平人天順七年二月五日生

左氏夢陽

水氏孟章改適

曰海處士公女適任昌

曰喜處士公第二女適黃景

曰智軍漢公女適張某

曰香吏隱公女適曹經

曰真吏隱公第二女適王璽

曰三如吏隱公第三女生成化六年七月十五日卒

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年十八歲葬于開封府

東門東門者宋門也

譜序第六

李夢陽曰夫君子述事必有所由從於是作例
義第一譜以明世于是作世系第二夫永短行
窮異數於是列名譜生死之紀作家傳第三然

死者要用其本末于是作大傳第四予觀記有
外戚焉家國一道于是作外傳第五然必列序
本旨于是作譜序第六

按氏族李氏肇自帝顓頊顓頊有曾孫曰咎繇爲理
官因姓理氏咎繇裔孫有曰理利貞者逃難伊侯之
墟食木子于是更姓李氏其後枝葉布散徧中國至
周則有截室吏曰李伯陽或曰伯陽母居李樹下生
伯陽伯陽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爲我姓故姓李名
耳此其言不足據至漢則有隴西趙城之李最顯著
諸李莫敢稱並隴西之後生唐高祖是後枝葉愈繁
布編天下然無專著姓如隴西趙城者迺後不知何

自有貞義公貞義公有曾孫曰夢陽

李夢陽讀詩至伐木行輩諸詩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曰厚哉先王之于人也夫建利以定義品制行矣九族有章五服經矣踈踈而親親冠履既著等威異矣于是乎有燕享之禮會聚之節有周恤慶唁之文是故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由此觀之同異者矣嗟乎非先王孰能爲此哉今世俗廢此不講人私其所幸好心志乖僻無據忌忮滋起其極也至父子不相容婦姑反唇而相稽甚者乃兄弟以兵相屠擊矣當是之時人心如豺虎據食則露斷相狠惡有思其類者乎故曰專利者無親亡義獨

民

不附信哉是言也漢唐而下縉紳學士有意於合族者不數然要之出于躬親爲當故萬石君木訥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此豈聲音笑貌者耶今人多務名好侈大家世無慘痛惻怛之實及若郭崇韜拜他人墓爲祖即使有合族之志体先王燕享之文制爲飲食會聚使其相周卹慶唁其子孫能盡遵不耶且崇韜以爲王侯將相果有種乎予爲是懼今譜傳第采其末實欲子孫知先世起家之難使知孝敬之本艱貞振厲之操與勤儉之原然李廣至德厚得士大夫心此與萬石君何殊及孫陵降匈奴自是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遂耻居門下此

豈垂統者之過哉鄙人之言曰何論根株榦大則枝
斜斯言雖小亦可以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衣之徒
能潤色名行設禮義法約統治其族人此亦豪傑特
立之行非苟而已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子
孫竟安如哉然世俗恒憂其子孫不富貴余甚悲焉
今高車駟馬功名著于春秋積金丘玉者豈少也然
至于其族屬則疏矣故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則衣
懸鶉出本則晷第筭無遺銖已及聚朋輩則宴游日
歌舞故見尊宮豪賓足怙怙如有緣至見族長輩或
不下車也其悖禮可勝道哉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
不行斯其人使處父子婦姑兄弟必皆不能至道此

廢古之大患也正德二年歲在丁卯冬十一月序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文 上書一首

上 孝宗皇帝書藁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名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

李空同全集卷三十八

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英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

病興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滿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

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也。下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

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收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政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

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年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閤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蔽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閤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

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也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厭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閤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一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

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吾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下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圍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

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燿燿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倉六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七木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

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六畝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

必有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德民得免。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三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奏。天子命為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

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祗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

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諲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爲便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

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士更委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感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芻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

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一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脩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

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

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至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糜乎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纒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
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舛與玩為
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為天
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者但宜
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
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
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
者犯人王禮擅捨夷僧貨物損辱國躰傳笑外邦獄
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為無
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
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

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
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
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
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
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大術
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
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
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
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
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
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

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執。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異一法。使天變

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責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思。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禁。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

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秘錄

初 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真 詔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邊博。

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遂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為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主馬。並行請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以為竟不報也。一日忽有 旨。拿夢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天意主訕。 母后謂疏末張氏斥。 后也。掌詔獄。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予曰。慮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翦厥羽翼。奚對焉。獄成。牟斌參之。其畧曰。原情應 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

罪者悉置弗入奉 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竊從輕
罰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 龍
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錢高郵
人也謂我曰 上崩之明日錢往見一近侍闈會闈
挈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闈
迎錢以褶子泣曰此 爺爺口鼻中血也錢相與泣
問故言 上氣絕時闈負之自寢出云已闈拭淚謂
錢曰怎更能得此 聖明皇帝錢叩之闈曰前李夢
陽事知否錢曰不知闈曰 上初無奈壽寧輩逼何
金夫人又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欲借官人每
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 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

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謝遷前
對曰其心無非爲國 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
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曰金夫人猶在 上前
泣訴求重刑 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
爲此等 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
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 上召我言闈輩
事因遂及李夢陽事 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
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
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 上曰打必送錦衣
衛渠拴開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
諫臣何正德問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

為光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侍闈者也 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趣辦攢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闈來曰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闈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曰璞何由而知也闈曰昨夜 上蓋遊南宮云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闈曰 上和解二張耳為李主事璞叩詳細闈不答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勳曰 上游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進遷出遊 上獨召

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 迺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文 狀疏四首

代劾宦官狀藁 正德元年九月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為戶部郎中時撰

請表節義本 為提學副使時撰

乞休致本 亦提學時撰

狀疏四首

代劾宦官狀藁 正德元年九月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故群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

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
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
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
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
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觀近
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如秋來視朝漸晚
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
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
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
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無復禮體日遊不
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

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
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
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

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壅粉
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
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

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
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

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
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土告兩

宮下論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
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
之業則 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
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秘錄

初 今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 上狗馬鷹兔舞
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
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輟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
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必下之

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
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
易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有毅然
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
翼日早 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
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
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
者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
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閣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
諸閣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
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

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
忽有旨召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
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䟽言何韓公於
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深動
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
輕下至左順門闔首李榮手諸大臣䟽曰有旨問
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震
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
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
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 上始踐祚輟棄萬幾

遊無度狎匿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
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晒而曰䟽備矣 上
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
諸閣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
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
榮曰榮頸有鐵裏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拔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
殺二人于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
公輩詢詢成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
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 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
曰微 上恩奴儕磔餒狗矣 上爲之動而瑾輩輒

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
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
此其情何也夫 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 上
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
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
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
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
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亦
鹽鹽嘗嘗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為戶部郎中時撰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利莫
先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水遇下則
奔歎覲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非商不售商非召
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舌與官府爭低昂
設亦無賴子弟攘臂賈衆觀望搖憾需滿而應則輕
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
土著者豪群聚者盜勢亢者奸力寡者賊日增月盛
而鹽之法壞矣夫泰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
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
文繡綺縠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王侯埒也
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藉其蔭庇今淮陽
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甌石之儲一旦累訾鉅

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摩機識足以茂禍而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困者亦寡矣夫天下之勢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而欲官盡其利可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水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紳縫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汚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扇挾制堅請固乞志在必獲駕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舉其輕者而并棄之此臣之所謂奸也人情莫不欲富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州則率不顧死亡之禍

賊亂之行哨衆盜販依江阻海鳴金伐鼓小捕則大捕則匿濱海居民襲弊踵壞人煮戶剪擔載營販者不可勝數浙閩嶺廣尤甚官鹽之不行久矣縱而弗治不但亡利不無他變又土著之豪侵奪蘆蕩毆役丁竈盜食原課逋負動大萬數轉相夤緣設責督稍嚴又牽花戶均陪矣此弊之尤者故場無見積庾乏故畜四方來者持金頓幣得與官府議輕重爭低昂豈不大可果哉金欲處置鹽莫如復祖宗之法欲復祖宗之法莫如伐奸剗豪弭盜息賊欲去此四者莫如令之必行夫譚景清等一商豎耳比以附搭貴戚假狐虎之威持風雨空且冒買補名好阻遏

國利讐怨小民動搖 朝廷既不奉 詔還官又不
退直自保是損 先帝聖德阻格 陛下新令也夫
法欺罔者死今譚景清等退直乃復堅請乞不從則
羣噪溷擾至遮尚書輿不使行如此尚得謂之法邪
昔商君將爲政於秦慮黔首弗從乃立木國門曰有
能徙者予千金一人徙之輒予千金是後無令弗行
今輦轂之下不能制一商豎何以信四方控海內邪
故曰法行自近始 陛下其府藏之虛內用之竭顧
獨忍於一商豎是忘公家之急而闢私幸之門棄已
成之法而長奸盜之資也夫吏奉法者也今運鹽使
提舉等非坐閑茸不職不得除一拜是歐之汗穢之地
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
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潔尚慮汗道之以汗則亦奚
所不至邪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巡行意在糾惡興
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
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見其可也顧選
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
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放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
周忱故事令其緡墜剔蠹漭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
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
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
之謂也

請表節義本為提學副使時撰

竊惟禮義人之大閑綱常國之命脉是以忠臣孝子
義夫節婦史冊標記典章崇重所以厚人倫而敦化
原者也我朝祖制列激勸之條列聖下旌舉之
詔皇上臨御褒獎尤切數年兩詔凡孝子順孫
義夫節婦皆許有司開具實跡以聞聖德羨意雷
動人心誰不感激勸厲正德六年六月臣奉勅諭巡
視江西學校所過地方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見得各
府州縣多有篤行義士貞婦烈女率民沒無聞追問
其故皆言窮鄉小戶有善莫錄即蒙有司申達而展
轉覈實胥吏乘機勒取酒食財物往往坐寢其事臣

職掌風化凡有此等臣合與聞聞之不舉厥惟臣罪
當令各該有司查報據永豐縣各申潘應高等民婦
共九名口到臣惟恐弗的駁取鄉耆里老師生人等
勘結各同委各係窮鄉小戶實善無聞及展轉覈實
寢滅未旌人數臣竊伏思旌德勸善罰罪懲惡二者
跡異用同故有白刃不懼而畏陳公所短亦有犷悍
掉臂之徒見五尺童子拱手徐行而為斂容者此蓋
禮義淑人之明驗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
西素稱文獻今成盜藪雖潢池弄兵命懸旦夕而澄
源固本要在忠信為此將各該孝節民婦潘應高等
開坐 上請伏乞俯納 勅部查照旌表免再覈勘

以勵風俗以淑人心于胃 天嚴不勝悚懼戰慄之至

潘應高廣信府永豐縣南隅民事父母以孝聞景泰三年父病刲股夜感異夢父病遂瘳天順八年本縣奏聞未旌其父再病應高嘗糞父死廬墓三年成化四年本縣復具始終實跡奏准勘實旌表彼因各官遷代不一其事廢閣未行緣潘應高委係生前奏准旌表人數比之死後奏聞不同例合旌表

毛氏廣信府玉山縣九都二圖民詹清妻年二十二歲喪夫生遺腹子詹杓誓不再嫁垢容惡衣姑徐氏久風癱牀毛氏共寢浣滌穢惡服勞竭力孝謹篤至今七十四歲孀節五十二年勘結得實

蔡氏饒州府安仁縣四都民易會妻正德四年十月十九日流賊劫縣被執蔡氏以計給賊抱子投塘面覆於水賊曰第起吾捨汝蔡氏終不起背中賊數鎗身死勘結得實

周氏廣信府玉山縣四十都民鄭叔松妻年二十三歲喪夫生遺腹子鄭吉誓不再嫁今六十八歲孀節四十五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徐氏廣信府永豐縣進士劉伯川妻天順元年

劉伯川授汝州知州到任八箇月亡故彼徐氏年二十二歲誓不再嫁今七十八歲孀節五十六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李氏臨江府清江縣三十八都三圖民熊恒順妻年一十八歲喪夫無子誓不再嫁今七十七歲孀節五十九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彭氏臨江府清江縣儒學生熊斐妻正德六年六月十日華林賊攻府至東作門獲彭氏執之彭氏抗節不污厲聲罵賊被亂刀斫死流血滿地勘結得實

彭氏饒州府餘干縣八都民康萬欽妻正德三年三月七日夜賊劫富鄰段氏會彭氏匿段氏家賊炬搜得之繫之行過祝家橋彭氏投水死三日夫跡獲其屍其面如生勘結得實

齊氏饒州府餘干縣宋儒山民曹旺七妻亦遇賊被執齊氏團樹行不就污賊以刃迫之齊氏曰死即死此樹下耳不汝從也賊恚斷其指戕其胸而去齊氏遂死勘結得實

乞休致本

亦提學時撰

臣生長塞鄙出身寒細荷蒙先皇帝獎拔列之郎署比臣愚少無知屢僭有論白觸忤勢貴伏蒙先帝優容不加臣罪後劉瑾用事矯託聖旨奪官逐

臣尋又羅織械縛要置臣死地幸而脫免臣伏自思秉性直戇罔諧時俗擯斥丘壑臣實宜之日者皇上斷殛元惡起用無罪臣亦得與甄錄授以佐憲之職專以風教之任吏枯楊再華曝鱗復活顧臣何人可以堪此每伏竊念先帝優容之德皇上再造之恩感激涕泣粉身莫報但臣體質綿弱飲食素火年逾四十白髮種種自到江西水土不服吐痰頭暈腰膝酸軟日漸瘦痿去年秋冬之交便血疾作用心苟勞此疾輒發醫者診視謂血少勞火之病臣雖扶疾巡視府州縣學第事煩躰病作人寡效恐因循歲月使德意不宣風俗不成是臣鰥厥職而妨賢路也

伏望 皇上矜察愚懇閱臣多病放歸田里別選賢能提督江西學校庶臣无解曠之誦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

北群李夢陽撰

文 碑文八首

禹廟碑

雙忠祠碑

嘯臺重修碑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嘯臺重修碑

鄆陵縣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碑文八首

禹廟碑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

湯遐睎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
然而悲曰嗟呼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
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茲治水也導川爲陸
易孰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畜巢就廬而粒而耕
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庠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
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冰者忘其川
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
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
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成曠肆悍勢猶建瓴
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下堰夫椿产草門輪築困苦
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
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
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
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
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
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
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
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蓄者也大梁以蓄故
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
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

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夫之墟乃
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
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人者寧邪
用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徵禹
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得者邪於是飭所司
聳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
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
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
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羗若來兮條不見不
見兮柰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
神 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

陽侯兮清路靈霽霽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
我醕戶既飽 頽醕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
尸柰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噎噎兮昏雨
王駕鳳兮駿文魚龍翼 今雨旗悵佳期兮唯屢心
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
我民兮 右送神

雙忠祠碑

雙忠祠者祠閔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
于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于儔也又邑有村曰龍
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
子開也火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覓焉

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啓遐詔來必有闡名撫實於是歲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芴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瞻望之歸如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歎以悲費者問之知黥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顛泚而亦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憤也或問逢于之事于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也然諜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于於

紂無樂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䟽計哉曰三伐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鷓雀與孔鷩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出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

矣曰若是則于辛惡來胡久於人朝孝子曰夏商之
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
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
子既賦迎送神辭三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
鐘以妥靈侑尸矣乃復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
曰斯文也余蓋嘉伍子績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
宰邑之年是爲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遣邑李
生王漢陽桂來言碑事辭曰君各乘兮雨騎分前導
兮四旗沛連蹇兮雲際倏若留兮歛若遊執天秤兮
震河鼓靈視視兮疇兮忘若林冥冥兮噓歎驚風兮河
渡瞰二墟兮心酸涕若首都兮滂沱 右迎神 魏顙

兮庶與顧怒目兮顏丹左設瑚兮右璉靈並慘兮不懽
按長缺兮凝視風琅琅兮鳴戶雲迤迤兮覆宇日窈
杳兮即暮蘭鐙兮桂醕琴瑟組兮萬舞儂有聞兮太
息祝申七兮告予曰秉真兮匪躬遭閔兮遘凶噉沓
兮綽約庸之弗疑兮謂爲哲邦殄瘁兮后隕顛二代
墟兮心勞煎 右降神 天門兮顯通騰而上兮雲
中陟降兮帝左右夾長劔兮曳文綬入不獨兮出與
雙凌倒景兮幹陰陽五風兮十雨福我氓兮有餘有
黍 右送神

嘯臺重修碑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求者存乎繼者

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求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北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令修焉已爲祠祠登於臺比予曰求哉自是有彰平然厥施繫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侯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枉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枉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求矣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逃污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舍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敖苦約而天下以爲矯故過

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
焉祠之若靡之末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
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
人以彰而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
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
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
政者也政視其施思而求之必實焉彰此激湯之先
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
刑戮詩曰昔斲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戈莫不
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
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

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污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
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今
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詎不大可詫
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
南有穠翠亭咸圯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材
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
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還濟寧州人正德十年
夏五月北郡李某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祠公以定傾
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

疑而涕泣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噉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爲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跋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

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頹矣鴿雀垣擾拱棟鼠走鷓鴣周垣盡圯羊猪外来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載靖康之事千載御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歆頽起圯新而繪墀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南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

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
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
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
蔡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
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蠶
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
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
酋擁 太上皇天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
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
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

曰豈不問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
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
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
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
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
軋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
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
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
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和於維哲英
鑒精含貞匪時曷微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仗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危
日月易舍卷爾乃賊乃異國邑之亂之訐陵廟岌岌
公下其時矢身以殉山仵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宜
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帝昇弗疑公泣視
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
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寧 呈歸
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讒
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
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招古誰
無死死有榮褒我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旒旒
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甘六有光若往若來即而

罔見歧望漣洏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大梁書院田碑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田乎李子曰有哉趙宋
之肇也睢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
祭也以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
祭祭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
財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
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生天地非養無
以物聖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者天
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風霆流
形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明因利嘉穀

時成制恒備好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審今酌古仁
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行也是以先王
之士也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如是無以專志而
業精也故士所之庠序別其冠衣程其餼廩端其術
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
於是有積書之院祭養之田又以異士而考成也曰
竊聞之孔子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敢
問士易聚而難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躡大梁
之臺造院謁祠登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廊委翳鳥
鳴狸走問曰士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有司
辨之今田矣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爾故曰聚

非其聚也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
一噎而捐食善田者不一歉而棄穡故寧僞行欺世
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死于譽而不可使
天下無伏羲之稱寧田而難聚聚而難成而不可使
天下無養士之人於乎識斯義者可與成壘壘言變
通與詩曰親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做茲之謂也是田
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而
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而監
察則信州汪公大名王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
數君子而其勢愈興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其聚也
夫其聚也夫買田人姓名今刻之碑陰而田之倉則

立郡學內出納學官者司之矣

鄆陵縣城碑

年月鄆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基廣二丈塹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郭周廬十敵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堞道道翼翼濯濯下壑上削晝遠宵邏鈴柝是節伺察有伯簿吏乃鉤外姦潛奪內大靡聒是役也始于正德丁丑正月弗踰年而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人云畚杵如雲登登四聞搏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伸乏減有經紀厥知縣章爲之云是故費罔官損後匪農妨都者嘆跡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初

知縣章至縣也行城履隍垣鬻池凸汗穢黃蒿徑蹊交交以問左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盜起控弦擐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畧鄆鄆之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痍未還也燼於今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嗟乎無城無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也衆知縣章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衆上之人必以爲利已曰誠已也彼即以爲弗已忸也誠弗已也即以爲已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即以爲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鄉校毀僑麀

表謂孔聖賢且爾况其下乎始盜之入也鄆之士若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奚以荼上而省若臬若郡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鄆奚以荼及平也上之人謂城勞也疑已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曆薪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鄆及城事與果有謗知縣章於監者覈焉獲顛末乃於是罪誨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令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衆功莫大於域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衆而成者也是故書稱勤墉勿易戒覆隍城漕城謝城韓城朔詩人詠焉武夫宗之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

築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鄆鄭克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為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公擢今官云鄆致仕尚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今龍也克令而又城吾鄆夫春秋城必書願子書焉而鄆學諭田君祐及鄉士若大又咸贊趣書于是作鄆陵縣城記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省城者宋之內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

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日土城者是也
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毀而由城存我 高皇帝定天
下也蹕於汴駐馬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爲京設衛
十有六填實之守焉是收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
皆磚也然又重磚而城根磚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
順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為
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五十五衛去逐空其四隅斥
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
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
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諺有之曰芟小
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

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
長暨庶尹羣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罔
協於厥迪于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也
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
乃僉罔協于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大事者
審平時事莫大于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兵饑疫癘
我民未知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
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為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
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天西關土城若
門計費萬金耳今無得帑金若干斤稍稍稍益之便
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益兵城之役

誠計日備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
 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
 是城也前修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
 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
 者耳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
 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予
 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
 喻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
 會又有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
 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經
 漬節均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備稱事執

信布義聽共自來凡城之材礪銀磚堊木石槩炭膠
 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既一
 門繼五門既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紆革之
 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頽築虛凸凹完巖
 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暈赫粉堞煥如堅者屹屹
 深者鬱鬱直者律律橫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榴鐵樞
 虹梁臥衝隍塹縈輪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
 而覽之嵩行失嶮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倉
 庫充實旌葆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
 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
 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

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
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
工爾備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徒
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杆壞畚無妄
棄者汴之爲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
嗟設卒有寇至小門高大門鑰乘障之士瞭睥之子
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五
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按
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爲力乃僉議伐石爲碑
樹之南薰門月城亭馬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修之
本色城門故各有廟是後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或
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固
國不以山蹊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大專事地者也
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爲治也
内外交飭本末且修順時豫防設險爲固人心雖和
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
也障内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恃不地則害不人則
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爲
治者本末内交飭而具修可也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河南軍三年當代去顧其廳

左有記名之碑碑前監察顏君所樹而李子記者也
李子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出子手奚不文也誠不
文也願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不以名
乎然是碑也非清軍河南御史不名何也以河南清
軍察院碑也夫見有異同則行有得失職有久暫則
績有細巨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聲情以聲殊名
以情別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而求之非薄之道
乎然君子乃不之廢碑者非謂昭鑒戒備今昔覽之
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對而清之者淆之理也
昔高皇帝制兵也意每昂軍而下民惟官亦然
文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也乃宣德間顧業憂

軍之淆也議立清之之官矣夫法緣情者也今人情
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
日愈淆故官初弗專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患數代
今三易年代不數代又專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
也此無他勢難也難之勢二嚴也必繁句稽民必大
擾上則妄指捏報而害人必曰苛緩也必玩上必潛
必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者不欲久也曰吾病弗
克理即弗病也曰吾雖久而間久者間病者歸去者
幸來者効是軍也不終淆哉夫士未有不名而勵者
來誠有惕於名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人
彼間吾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能廢

碑也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有不證
往者也勸來以證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指名則監
戒易昭此所謂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事又奚啻河
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勢有不可仍
者也天下固有力而又密而寬而不之能為者此則
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三年案牘蓋二十倍于前然
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便顏君前在茲亦理湊之
才然未久以盜起罷去二君名籍載之下方矣

空同先生集卷四十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文

碑文九首

東山書院重建碑

鍾陵書院碑

宗儒祠碑

六合亭碑

南新一縣在城社學碑

釣臺亭碑

提學江西分司題名碑

盱江書院碑

曲江祠亭碑

碑文九首

山東書院重建碑

東山書院故在餘干縣冠山東峰舊志曰南宋時趙

忠定汝愚其弟汝靚汝愚子崇憲建而朱子至則主
之而講學云書院故有堂曰雲風堂朱子手筆今不
存忠定之以讒死也朱子實即其堂注離騷經云宋
亡書院爲人所據而番陽有李榮庭者取復焉疊山
謝公有記迨我明興而其地又入於寺弘治間知縣
昆山沈時又取復焉構堂於其上未幾姚源洞盜起
兵屯餘干而其堂爲亂兵焚正德六年予按縣登山
履書院址懷顧會江西右布政使溫江任公以兵留
縣又力取其地復焉曰夫盜賊不平者教化不行也
兵陣無勇者親上之義不明又視其長輕也又曰東
峰孤峻而風書院合徙中峰中峰妥而結有龍池焉

炎曠不之竭也乃於是令知縣冠夫中峰地東西得
二十八丈南北七丈中構堂五間南向以祠而堂之
東仍構雲風堂西構講堂又構東西廊號房以建講
朱子之學者是役也任公出金百右叅政董公金五
十吳公二十二公者亦以兵留縣者也書院成而議
祠焉任公曰夫士養於學足矣奚貴於書院蓋書院
者萃俊而專業者也夫士群居則雜雜則志亂志亂
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大也書院以萃之者其俊也
俊不萃則業不專業專則學精學精則道明道明則
教化行而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可
不兵而平也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然必人焉

以爲之歸祠之而重其地東山書院祠者朱子乎然
有趙氏父子兄弟也又其後有以道鳴其鄉者董公
曰朴聞之地以主道以宗先後者必據尊卑者必殺
今之祠忠定宜左朱子右位皆南向忠定第汝靚西
向曹無妄建東向皆北上柴強恕元裕位次汝靚饒
雙峰曾次建胡敬齋居仁次元裕皆東西向而忠定
子崇憲元裕姪中行宜不祠夫朱子者固道之宗也
然其心必左忠定忠定者其先達也又與其弟立乎
地者也夫無妄者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強恕雙
峰敬齋則相繼起于其後夫四人者固以道鳴其鄉
者也今誠欲萃俊專業以明其道非據先後之緒不

可而祠其父者置其子斯又尊卑之殺也位次成知
縣冠請文於予刻碑按忠定當光宗時設計易位定
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弼成新政其功可謂偉矣
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心哉然卒以讒死悲夫曹
無妄者晚遊朱子之門朱子授以無妄因稱無妄先
生柴強恕讀書以窮理盡性爲本嘗作春秋尚書論
語解及繫辭中庸大學說史評宋名臣傳而雙峰魯
中行皆其門人也雙峰之學本於致知力行所著有
五經講義論孟紀聞春秋節傳庸學纂述太極三圖
庸學十二圖張氏西銘圖近思錄饒氏遺書等書吳
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以善是已敬齋之學動靜表

裏一王於敬所著有居業錄多發先人所未發然其
貧力耕孝毋耻言仕進云夫士尚有千古負笈而游
四方者以道從也今有朱子以爲之歸而鄉之諸以
道鳴者又煨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忠定
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其亦非士已夫絃歌之於強暴
殊也然彼卒不足以勝此何也其性同也士毋曰教
化非所行于鄉親義不入于盜賊患吾之道不明焉
已不患不明而患學不精不患不精而患業不專否
則不足謂之士矧謂之俊諸士勉哉斯三公者所望
也任公名漢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董公名朴
麻城人吳公名廷舉梧州人皆石叅政

鍾陵書院碑

鍾陵書院在進賢縣學背學書院各據崇東南向而
中限以衢始予毀南嶽廟也福勝寺僧謂學生陳雲
章曰請以寺易廟陳生曰何也僧曰廟僻而寺臨衢
且近市寺爲書院則書院學各據崇相望也於學便
陳生以告予予曰可哉易之於是徙寺於廟而以寺
爲書院云教諭黃懿訓導談一鳳典陳生等來議書
院事曰夫進賢者故南昌鍾陵鎮也割爲縣書院稱
鍾陵書院宜夫周子者故南昌尉也祠則周子予曰
可哉於是書院立祠祠周子前立講堂祠左右齋四
明通公溥有東西廊屋又立光文亭云建昌府推官

趙漢會權縣事頗葺其殘漏及知縣王紀至則建二門立碑又以南徽廟故租九石零并田八之設門子守焉大槩亦若此焉矣王紀使陳生求記予曰嗟書院厥予愆哉失郡邑之設學也所以規賢也是故廬以居之使之安也廩以食之慮弗專也師以臨之友以親之經術是游養之端也異其冠衣示殊衆也建之以廟賢聖畢聚標之趨也朝鐘暮鼓課藝程能嚴惰縱也夫如是士猶不知踐道而書院者予奚以哉雖然士由是有興乎陳生曰自孔孟沒歷千餘歲絕矣夫周子起而後道復明也先生謂有興者以茲乎夫學以規之者常也世罕耳目以新之則舉措焉存如射者在庭揚觶以命耦周子者非文王猶興者也明通公溥其徑也光霽著彷彿乎形容之也夫書院可少哉書院地丈尺屋數刻諸碑陰

宗儒祠碑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朱二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蘇公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於別室及副使邵公爲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於洞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黃榦陳宓呂炎呂燾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紹彭蠡馮椅張洽也詳具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

也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如史記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者是矣。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爲之本而是法焉，再以爲之本而是法則必尊之以爲之主尊之，以爲之主則合是。其是彼得與我鼎峙而角立於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

軻氏沒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若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雖始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於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關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於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猶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爲是誰之力使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

六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爲章明洞
學生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六合亭碑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山也登之而見上下四
方亭在白鹿洞迴流山上是山也四面漸峭而其上
平始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
請名予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
風毒日撼蝕霜雪西北之颺亭非石爲柱易摧也會
報有石柱六臥於匡麓扛之來柱稜面也面如其柱
數於是亭製準柱面數而咸六以合豈非天下二至
可至惟事哉是亭也左闕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

矣而不知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耳何也孔
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
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遠古今登太山者多
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辟諸以量受物視其巨
細爲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
駭焉而眩者亦鮮矣矧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
四方矧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
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美人之始非與聖殊也然
卒不之大者非係於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
徒高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俟夫能
大者焉耳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再踰

年予復來登之而知府霖從蓋知府章亡年矣章
劉氏惇信有惠政隆慶州人也予不欲泯其功故及
其為人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歛才視化
觀治者也自庠序教廢民之子蓋不復教之鄉而輒
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米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
節而業已學先聖禮樂講朝廷君臣之禮矣按古制
里有序鄉有庠民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
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
于太學少學者今縣州府學是已今既不教之鄉以

為養蒙歛才之地而縣州府學勢又不得盡蓄其才
如此而欲視化以觀治難矣是以治天下者憂焉縣
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師歛才以養其蒙乃其師不
曰予養蒙者也顧月徵其課金鷄米酒食民之子或
苦而不來則輒稟諸官句擗而鞭笞之民見其師非
惟不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我也則潛賄其胥吏
而脫其子賄者脫貧者萃其師必飢餓謝之去官者
則顧謂人曰甚哉社學之於治乖也茲說行則民志
愈惑相扇以成俗至莫可救解 高皇帝嘗茲焉憂
見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造初直發艱哉之嗟而止
正統間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 高帝之憂之嗟也

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因之於勅提學
官也必茲諭之云今八十餘年矣而天下之社學卒
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僉事潮州李公力爲此刻石
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其所爲學毀失亦盡矣
古之制誠不宜於今邪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
有君而臣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屆舉乎大則
細易力規畫詳則循之可久予今俾先立社學于省
城以爲十二府之望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爲其州
縣望州縣又各立於其城市爲諸鄉都望諸鄉都學
則先大鄉都以及其小此亦遠近細大之義也南新
二縣者省城縣也今立社學一十六曰民契曰物理

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滄洲曰蓼洲曰通
齊曰高節曰通真南昌學曰思賢曰文奎曰修仁曰
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內外布散而相錯余
謂其官曰學精選教讀一如例復其身待之誠禮勿
令徵課金鷄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使民以是爲役
而潛脫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
時又謂之曰自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州府學曰
此苦移少學意也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
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其亦詳已亦足爲他府州縣
望焉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其非予辜哉南昌社學
始予知縣葉守正成之推寘李先方新建知縣游璉

之爲經營二縣社學則南昌縣學訓導達賓云今以
舟備細備之石下方立諸公司廳右

釣臺亭碑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背石灘茂林
迢迢秋之矣風行瑟瑟颭颭回視五老峯垂在几榻
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蹇蘿
履石而上剔藓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
如仰而睇之劉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
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
成李子遊乎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
曰夫予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

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緜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
精斂志沾沾而聽聒聒而視期取必獲蓋飢需之舖
而渴俟之醑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
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苦邪樂邪
衆皆感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壑明
月爲釣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盤石凌雲駕鴻超出
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醢巨鼈暮饌修鯨則汝
顧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
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
計功著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驚遠
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

况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彘倫爲絲以六
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
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
不躐其筮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
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
以盤石爲崑崙夫絲爲寬寸釣爲月溪壑爲四海鯁
結爲鼈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
生乃歛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爲記

提學江西分司題名碑

正德六年夏六月予奉勅提學江西至則詢人撫
蹟考昔效故縮其太過懲非鑒良久之勃焉若有興

也乃猶懼遺棄之於是以前提學江西者姓名籍御
刻之碑立諸分司廳左遡予而上得十有四人惟我
明受命諸府州縣各建學立師養育人材其始惟責
之提調之官諸監察巡守者至稽勤惰而已後以績
鮮而姦滋乃始設提學官巡督歲視之然謂非憲不
貞也則官之按察之佐謂弗重也則給之勅謂弗專
也則勅監察巡守者勿侵越謂弗行也則使朴提
調者以刑謂刑或弗從也則使其糾否而理爭何也
政不行則教不成政足以行矣乃其身不足以端本
約不足以範俗嚴不足畏仁不足愛有不足倚黜不
足懲進不足功公不足服明不足別迂腐失名實言

貌亂厥貞則是官也特贅焉耳矣傳曰待其人而後行今議者不謂其人非也顧曰是官贅景泰改元是官遂裁而不設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哉天順七年則又設之至于今不裁前賊瑾之亂嘗議裁是官矣不可而裁其勅內糾否而理爭者數條謹誅諸制復故會某以擯斥搜拔受是官自揣九者無一于已又懼或失名實亂其也矧又大邦人才拜命恒怔怔惕若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者鑒古者也於是詢撫其人者效故昔冀寡過焉耳卒勃焉若有與者今既以十四人刻之碑予亦名續之來者不曰此贅官也可矣

王玉

字陞 諸陞縣人進士任翰林院修撰

陳璣

字陞 臨海縣人進士任翰林院檢討

高旭

字時旭 侯官縣人進士任給事中陞僉

李齡

字 潮州人舉人由教官歷御史詹

夏寅

字正夫 革亭縣人進士歷南京吏部郎

鍾城

字德卿 當塗縣人進士歷大理寺正由

馮蘭

字佩之 餘姚縣人進士改庶吉士歷刑

敖山

字靜之 華縣人進士任翰林院編修陞

黃神昭

字仲昭 莆田縣人進士任翰林院編修

蘇葵

字伯誠 順德縣人進士任翰林院編修

邵寶

字國賢 無錫縣人進士歷戶部郎中陞

蔡清

字介夫晉江縣人進士改庶吉士歷戶部郎中陞副使正德三年春至

王崇文

字叔武曹縣人進士改庶吉士歷戶部郎中陞副使正德三年春至

潘子秀

字仁傑江陵縣人進士歷吏部員外郎兵部郎中陞副使正德三年冬至

季夢陽

字獻吉慶陽衛人進士歷戶部郎中陞副使正德六年夏至

盱江書院碑

盱江蓋故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為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顧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

也聞予言一日而毀其城內外鬼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為社學乃其一為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置為廟為堂為齋為閣為號房為垣為門為坊擢士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其田悉歸之書院即以贍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民居大牙入者如其直取焉諸所總之知府奎責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斌又咸克慎襄厥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喟然而嘆曰嗟乎予今乃知利之為禍之大也蓋其土俗重賈而輕業儒其言曰夫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筭相當即不

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逃者也即中私第有官
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遡其供贍積費不償
所亡矣况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亦
利耳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
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
學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爲是
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固義
也實則利其終也至於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
哉不可畏哉予既令創是書院擇士集習于中復書
其上俗於碑俾遊于斯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爲有官
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爲賈毋

混處以禍吾儒

曲江祠亭碑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也觸磯
頭岡則俛而東南折數里始北達奔也登其岡望盡
見其奔北俛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宛其氣
仁者堅其塞速者紆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
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之登也依
徐繼繼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詠則有新安
之朱磯山杖履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徃來其地
則有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邪
是江也旣與其詠章而徃未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

其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
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
鬼而作三先生主妥於其內及予還也則知縣吳嘉
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
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
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徑情志有不直遂仁有
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者非勢也
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
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哉殆有取於予言哉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一

